

T110/2452B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1/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7

7

7

7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五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典瑞若今符璽郎○鄭鏐曰瑞器也俱用玉以爲之同掌於此名官特曰典瑞者蓋器以禮神不憂臣下擅改作惟瑞以爲合符之驗天子以是而驗諸侯以知其從違諸侯以是而合乎天子以見其臣服非祭器之比其典之者尤當致嚴故特以瑞名官

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鄭康成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鄭鏐曰玉瑞者王與諸侯所執之圭璧使者所執之瑞節玉器者祀天祭地祿先王致四時之圭璧璋瓚也或圭或璧其名不同其色亦異故當辨其名物及其用之也或祀天或祭地或朝日或規聘或治德或結好或和難故又當辨其用

哈佛大學漢學
圖書館珍藏印

事設纁藉以為之飾者內有寶以體之外有文以章之然後禮可觀

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鄭司農曰晉讀為搢紳之搢謂插之於紳帶之間若帶劍

也。賈氏曰凡帶有二大帶大夫以上用素士用練即紳也又有革帶所以佩玉之等今插笏者插於紳之外革之內故曰紳帶之間玉人職云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

守之

楊氏曰大圭不琢象天道之質朝日次於祀天故晉之鎮

圭用以朝日故執之○愚案鎮圭說已見大宗伯六瑞日為衆陽之宗上有以

參天地之神故用大圭鎮圭纁藉以朝日

陳氏曰曲禮曰執玉有藉者則裼無藉則襲左氏曰藻率

鞞韜鄭氏謂纁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廣袤

如其玉之小大蓋玉之藉以藻而纁之長眡玉采以象德

之文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質存乎內以柔順藉

之於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行禮矣玉五采五就色不過

五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子男大夫聘玉皆二采

者禮窮則同纁或作藻冕藻織絲為之則圭纁亦然鄭氏

與杜預皆謂以韋為之無據也纁可垂可屈則廣於玉矣

鄭氏謂各眡其玉之大小亦無據也圭纁皆有組以繫之

聘禮所謂皆立纁繫長尺絢組是也○賈氏曰下文有三采者亦一采而為

謂楚平王再拜皆厭辟紐是也一就又云二采一就者以臣行聘不得

與君同是以二采為一行二采共為一就凡言就者或兩行各為一就即此上下文是也或一匝二行為二就就即等也故聘禮云纁三采六等朱白蒼注曰三色色為再就

即六等雜記亦云三采六等注云以朱白蒼畫之再行行為一等是等為一行亦就據單行言之也○曲禮疏曰熊氏云五采五就者采別二行為一就故五就三采三就者亦采別二行為一就故三就二采二就者亦采別二行為一就故再就一采一就者以卿大夫卑采則別唯一行共為一就雜記及聘禮云三采六等故知天下諸侯采別為

二等○王昭禹曰設色者采藍以為青采沙以為朱五采藍

沙之類也采色一成謂之一就五就則五色皆成也

鄭康成曰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黃氏曰覲禮載朝日之禮蓋時會殷同王既

揖諸侯於壇乘龍輅載大旂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及祀方明此所謂大朝覲也常朝春秋之日諸侯有修歲事而朝者豈非帥之而出歟國語大采朝日蓋日朝焉

王氏詳說曰經籍有言日不言月者有并言日月者且冬

夏致日春秋致月見於馮相氏而堯典於仲夏則曰欽致

而已土圭以致四時日月見於典瑞而玉人於土圭則曰

致日而已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未有祭天不及地未

有祭日不及月并言日月者備陰陽之義言日不及月者

尊陽而卑陰之義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晉大圭執鎮

圭以朝日則郊之朝於天又可知矣言祀天地之圭而不

言朝天地之圭豈其亦大圭鎮圭歟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

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

易氏曰此圭璧繼於鎮圭之後即大宗伯以玉作六瑞然

上公九命故桓圭九寸侯伯七命故信圭躬圭七寸子男

五命故穀璧蒲璧五寸此命數也若桓圭信圭躬圭繅藉

皆三采三就穀璧蒲璧之繅藉皆二采再就非命數也用

以藉圭璧而隆殺寓焉○鄭鍔曰天子受瑞於天故朝日

則薦之諸侯受瑞於天子故朝覲宗遇會同則薦之玉以

比德而薦之以柔順之繅藉所以明下事上之道也

鄭康成曰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

鄭司農曰以圭璧見于王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

拜稽首侯氏見于天子

諸侯相見亦如之

鄭鍔曰非特見王之時其薦玉之藉若此諸侯自相見亦

然因其三采二采之別以知其爵之高下國之小大且以

明其鄰國交際之禮無非本於文明柔順之道○鄭司農曰亦執圭璧以相見故邾隱公朝於魯春秋傳曰邾子執玉高其容仰

琢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規聘

鄭司農曰琢有圻鄂琢起○易氏曰此諸侯遣臣聘規於天子者然公侯伯以圭而其臣亦以圭子男以璧而其臣亦以璧不特此而已圭之外又加以璋璧之外又加以琮臣非可以踰乎君其用異也鄭氏謂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學者遂因以推圭璋之文殊不知玉人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夫人又曰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規聘所謂琢圭璋璧琮者與圭璋璧琮固自不同五等諸侯以桓及蒲穀飾其圭璧而其臣特琢之五等諸侯或三采三就或二采再就而其臣特二采一就此所以為尊卑之分○林氏曰禮於

朝覲之玉言其所琢桓信躬蒲穀是也規聘之玉言琢而已琢圭璋璧琮以規聘是也若享獻之玉諸侯以享天子則不琢玉人所謂諸侯以享天子是也

鄭鍔曰薦玉之纁藉皆朱綠二采一就二采所以成文一

就所以見純一之義○鄭康成曰大夫衆來曰規○賈氏曰即殷規曰規

寡來曰聘○賈氏曰即時聘曰問○黃氏曰時聘殷規皆用之聘公侯伯

以琢圭璋聘子男以琢璧琮

愚案鄭注以此為諸侯遣使於天子黃氏以此為天子遣使於邦國要知王與諸侯之臣通用以規聘餘見玉人之事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鄭鍔曰邸本也朝宿之邑謂之邸旅者所宿亦謂之邸邸有託宿之義四圭有邸者以璧為邸四面合琢出一圭託於是也璧以為邸以象天之體四圭邸於璧以象天由體以致用必用四圭者象天道運行周徧四方神無不在之

意○易氏曰辟之色蒼琮之色黃珪之色不應一玉可以俱成也邱以託宿為義則是四青圭而託於蒼璧兩青圭而託於黃琮以此求之方合玉人之制

劉氏曰天以一氣為四時生萬物五帝四時之宰也易曰

帝出乎震是也四圭有邸象四時本出於一氣五帝而本

自於一天也○王昭禹曰祀天謂負丘之祀大神也旅上

帝則五帝在焉以其及眾神故謂之旅○孫氏曰國有故則旅旅者合昊天與五帝並祀也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鄭鍔曰以琮為邸兩面各琢出一圭託於是也邸於琮以

象地之體圭之兩也言地道之利用不足於天亦以見地

數二之義○劉氏曰聖人作易二畫為坤以象地之形象所以兩圭有邸法坤之義○王昭禹曰祀地謂

方澤之祭大示也旅四望則五岳四瀆在焉

陳及之曰宗伯所謂蒼璧黃琮典瑞所謂四圭兩圭也蒼

璧黃琮言其色四圭兩圭言其形以此推之凡夏正祈穀

孟夏大雩季秋大享若祀天則冬至負丘用四圭之蒼璧

祭地則夏至方澤用兩圭之黃琮祭天地之處則止於負

丘方澤安有天帝之別崑崙神州之異哉鄭氏以宗伯蒼

璧所禮為負丘郊天皇天帝典瑞四圭所禮為祭感生之

帝其說則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凡王者受命

必感五行之氣以生則祭其所生之帝若周以木德而王

則祭青帝靈威仰於火德而王則祭赤帝赤燿怒其學蓋

自後漢光武好讖當時士大夫相承傳之康成最為精於

緯書其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

祈穀於上帝者非郊天也○易氏曰大宗伯之六器以蒼

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大司樂之職冬至則禮天於負丘

夏日至則禮地於方澤謂之禮則禮之常若夫四圭有邸

兩圭有邸用之於祀亦用以旅然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

四望有故而後稱旅乃與祀天地同其五祀豈禮之常者

乎是不然辟負象天而四圭以象天道之全琮方象地而兩圭以象地道之偶託之於邸用以祀天地則亦禮之常者旅特通用之而已蓋以上帝四望為主而謂之大旅則天神地示以下皆與於祭此所以兼用禮天地之玉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

鄭鍔曰裸圭尺有二寸有瓚其制如槃

鄭康成曰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

尺然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疏為龍口之形所以挹鬯以裸神與賓客也說者謂祀先王者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余以何邪康成謂以祀先王者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余以為既裸然後解牲體今名裸為肆非其序也肆陳也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裸玉濯之陳之皆謂肆為陳圭瓚陳於先王之前而用以灌祭故先儒以為肆者灌祭先王待賓如事神然故其禮有裸所謂上公再裸之類是也

嫌賓客也不當裸故特以裸言之

陳氏曰唯天地之神無所用裸故典瑞裸圭止於先王玉人裸

圭止於祀廟則天地無裸可知禮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詩曰釐爾圭瓚相鬯一而魯晉之國皆用以其有功於民祭統所謂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此諸侯用玉瓚之禮周衰禮廢而臧文仲以鬯圭如齊告羅豈知先王所以賜周公之意哉 ○易氏曰賓客亦有裸

鄭康成曰爵

行曰即大行人所謂王禮再裸一裸之節賓客亦有肆即大行人所謂享禮九獻七獻五獻之序先王言肆賓客言裸互文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鄭鍔曰以圭邸於璧之上琢出一圭也日月星辰麗乎天其用各主乎一故用一圭其體則託乎天故以一圭而邸璧 ○易氏曰一圭而邸以璧故謂之圭璧璧負固所以象天一圭所邸則於天道為不足故以之祀日月星辰 ○王氏詳說曰朝日以大圭鎮圭祀日月以圭璧是朝與祀異矣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鄭鍔曰半圭曰璋射者琰而出也半圭之璋邸於琮而從

下向上皆邪卻而琰出故謂之射○鄭康成曰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林氏曰璋邸射素功以其

刮摩之功略也鄭氏以素功為無琢飾若然是四圭兩圭圭璧之類有琢飾乎○李嘉會曰璋邸射之制體方而扞外也體方則守而不變扞外則邪剡而有威體山川之形

以扞禦而望諸侯也無所琢飾貴乎純誠守義而已玉人於璋邸射特曰素功表其無琢明也璋以象陰之盛事又從而

邪殺之如矢之射見通贊之義以此祀山川則小宗伯所

謂兆山川丘陵墳衍者是也賓客之至以此致稍餼賓客

之還以此致贈賄○項氏曰至館而致餼則曰造出郊而致賜則曰贈所用與山川同者山

川為國之扞蔽賓客之來亦以禮相接以扞蔽其國家故

也○易氏曰琮方固所以象地半圭所邸於地道為不足

於以祀山川造贈賓客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鄭康成曰土地猶度地也○鄭鍔曰土圭尺有五寸上可

以度天時下可以測地理欲知天時則植之以觀春夏秋

冬之景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

長尺有五寸則日之行可知春分日在婁月上弦於東井

而負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而負

於婁下弦於東井則月之行可知謂之致者植土圭於此

使景自至於此則以致乎四時之日月者欲知地理則植

之以觀東西南北之景以一寸之景知千里之遙以一分

之景知百里之近封建諸侯則以此度其地

王昭禹曰玉人言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言致日

不言月蓋主成歲而言成歲者陽而已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

易氏曰珍有貴重之義○鄭鍔曰攷玉人之職不言珍圭

杜氏謂珍當為鎮康成謂為王使之瑞節俱制大小當與

通志堂

琬琰相依不以為鎮圭者人君守之以鎮安天下之圭安可付之使者執以出使乎然諸侯守土王欲徵之凶荒之際王欲恤之遣使以往詎可無所執此所以作珍圭惜其尺寸不傳今無所攷非鎮圭斷可知矣杜子春言諸侯為一國之鎮凶荒民有遠志欲鎮安之其說則然改字以從己意不可也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鄭鍔曰半圭曰璋長七寸瑑為齒牙之形取牙齒之剛利能噬齧兵之象故執以起軍旅若屯兵於外守要害之地有不率紀律者執此以治之○李嘉會曰兵者服人之難服如牙之噬物必合而後止故以之起軍旅所以治外以之治兵守所以齊內牙璋則軍旅之大者用之中璋則軍旅之小者用之

○林氏曰鄭康成曰牙璋中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琬則先言牙璋有文飾也賈公復曰軍多以牙璋軍小用中璋中璋亦有鉏

牙但牙璋文飾多故得牙名而先言春秋之時宋司馬請瑞以命其徒攻桓氏魏有兵符漢有銅虎符發郡國兵皆此類也

○禮庫曰古

者五侯九伯二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畿兵不輕出以周禮司馬法參攷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徵師於四方曰某國不道征之以某月某日師至於某國小宰掌其戒虎賁奉書以牙璋發之則畿兵不遽出也在易未濟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則雖天子親征亦用諸侯之師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則所在皆成六師劉文公平丘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則雖王人涖師無過十乘以為先行宣王復古北伐其制如此平王東遷以王人戍申甫揚之水始刺之然春秋之時桓王伐鄭猶有陳蔡衛人二百四十年閒王人會伐屢矣左氏未嘗見車之出唯敗績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

辟羨以起度

李嘉會曰注以羨者不負之貌本徑九寸傍減一寸以益上下故高一尺橫徑八寸夫璧負九寸好三寸肉倍之羨而長之則十寸而傍減為八寸十寸尺也八寸亦尺也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如是則九寸之璧一縱一橫皆可以為尺蓋通變之權也蓋必因九寸而羨之九天數也可以變通矣○鄭鍔曰先王為度之意正以量長短然慮後世度苟不存則欲制作者將無所攷故廣為之制以存之有黃鍾之長以為之度則其度起於九寸有璧羨之長以為之度則其度數起於一尺自九寸而積之所謂律呂以作樂者有所攷自一尺而廣之所謂器用以行禮者有所攷樂之數必起於九以九者陽數而樂由陽來禮之數必起於十以十者陰數而禮由陰作

○王氏曰度之在樂則起於黃鍾之長在禮則起於璧羨先王以為度之不存禮

樂之文熄故作此使天下後世有攷○劉執中曰度起於黃鍾之長權起於積黍之重又為羨璧則尺寸不可移矣又文組琮則權衡不可欺矣則五量一不言其制已辨也

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䟽璧琮以斂尸

賈氏曰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為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為眉琢故云以組穿聯之○王氏曰六物皆為渠眉璧琮又䟽焉

鄭康成曰斂尸於大斂加之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䟽璧琮者通於天地

○賈氏曰圭在左已下皆約大宗伯青圭禮東方等文以尸南首而置此六玉宗伯璧禮天琮禮地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上者以背為陽腹為陰也

劉氏曰王者之孝莫大於嚴父配天故其斂也以禮天地四方之玉器為之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

鄭康成曰穀圭亦王使之瑞節○易氏曰穀善也若天子遣人和諸侯之難及遣人聘女於諸侯皆以穀圭行之可

以釋諸侯之怨惡可以圖諸侯之交好所謂善者取此○
 鄭鍔曰圭之長七寸而為文如穀粟者名曰穀圭蓋與穀
 之文同也穀粟之為物充實而能養人王者於諸侯欲使
 之協比而已苟有難焉不相協和則遣使執穀圭以和之
 欲使之信實相與且安其生生之福故曰以和難○鄭康成曰難仇讎
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鄭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昏禮有六其五用鴈獨納徵不用鴈
 以其束帛可執故納幣用元纁天子加以穀圭欲其信實
 相親且以生生而不絕故曰以聘女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

鄭康成曰琬圭亦王使之瑞節○陳用之玉人解曰琬圭
 負其銳使宛而不剡琬圭銳其末使剡而不宛○鄭鍔曰
 圭長九寸不銳而負者名曰琬圭琬猶負也圭之形皆銳
 其上以表其用之利此則負之凡物尖則逆負則順故不

銳而負者所以見柔仁而無所不順之意惟其仁柔而順
 故諸侯於德有所不順者則執此以治之使去凶德而修
 其吉德○黃氏曰凡諸侯之有其善德者天子遣人以琬圭旌表之及諸侯使其臣來聘亦執此以命事行人言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是也諸侯
 於好有所未講者則執此以結之使之去仇怨而結其和
 好欲其仁柔婉順歡愛相從也○易氏曰交好本於執德
 之不回故治德為大結好次之

鄭鍔曰此謂之治德玉人謂之象德蓋中和柔仁者德之
 體故負其圭以象之自其制作而言故玉人謂之象典瑞
 則自王遣使而言故謂之治
 琬圭以易行以除慝

鄭康成曰琬圭亦王使之瑞節○鄭鍔曰司農謂琬圭有
 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然攷玉人之制未嘗有鋒芒故
 禮圖謂鋒芒之言有違判規之義皆經取法惟得圭名琬

圭亦九寸玉人謂之判圭判者半凡圭皆琰其上寸半而已此則琰其半以上又半為琢飾之文其半規以象仁其半琰以象義仁義各居其半而不純乎用兵諸侯所行有不善執此以責誚之使之改易焉治民之政有慝惡執此以戒諭之使之除去焉行人謂殷頰以除邦國之慝此除慝者謂殷規之所執蓋諸侯政慝未至於可誅故責之使改行除惡所謂愛之以仁必有誚責之辭所謂責之以義

○黃氏曰易行其惡未著使遷善慝則其惡成矣除惡蠲其罪

林氏曰園而宛之仁故以治德以結好剡而有鋒義故以易行以除慝

總論

黃氏曰時聘無非結好使者執瑑圭璋璧琮以行禮又執

琬圭褒賞有德亦執之殷頰無非除慝使者亦執瑑圭璋璧琮以行權又執琰圭焉戒敕過行亦如之是則聘頰禮同而事異故以宛著其義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

鄭康成曰玉器謂四圭裸圭之屬○鄭鍔曰大祭祀天地宗廟之祭大旅旅上帝及四望賓客所用者裸圭也祭祀所用者四圭兩圭之類典瑞共其器又奉承以往也

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

鄭康成曰飯玉碎玉以雜米

○賈氏曰飯玉者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梁大夫飯用稷天子之士飯用梁諸侯之士飯用稻其飯用玉亦與米同時此即檀弓云

飯用米貝不以食道鄭云食道藜米貝美是也

含玉柱左右顙及在口中

者○賈氏曰含玉有數有形雜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貝者贈玉

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

○賈氏曰贈玉者既夕禮葬時棺入坎贈用玄纁束帛即天子加以玉是贈先

物玉

賈氏曰按玉府大喪共含玉此又言之者玉府主作之此官主其成事而共之

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黃氏曰出對藏不用藏之用則出之出則固當共奉之王所賜出玉府內府典瑞不與鄭說非也○易氏曰共者共其物奉者奉其事此職皆言玉瑞玉器之名物用事而於職末言共奉之者重其事也

鄭鏐曰上言共其玉器而奉之主於祭祀賓客嫌其他事之時或不共奉故言凡玉器出則共奉之見其無往而不共奉

王氏詳說曰天府所藏以為國之寶典瑞所藏以為國之用故天府言若遷寶則奉之而典瑞特言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項氏曰萬物制命於天臣制命於王故謂之典命○鄭鏐曰觀春秋書王使榮叔來錫公命詩人美宣王能爵命諸侯則命出於人君之所錫也然自一命以至九命有等降之差視命數之差則可以定隆殺之儀是則儀出於命矣典命之官以中士二人為之掌臣下命數之書所以紀實而傳信也所掌者儀與命而特以典命名官者蓋無是命則無是儀○賈氏曰典命遷秩羣臣亦是禮事又爵命屬陽故在此

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鄭康成曰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鄭鏐曰諸侯有儀必本於命諸侯有命亦必有儀於諸侯特言儀於

諸臣特言命何也蓋諸臣之命為卑其於儀未必有僭越之
 差所先辨者莫急於命諸侯之命為尊其於儀也有覬
 覷之嫌所先辨者莫急於儀○易氏曰諸侯未嘗無命以儀為實諸臣未嘗無儀以命為節故也然大
 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則是命有九此言諸侯五
 儀諸臣五命者蓋典命所掌者羣臣遷秩命數之書大宗
 伯則合九等之命所用之儀以正位於朝廷不數不命之
 士以其卑而無列於朝也

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
 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
 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

王昭禹曰上公有功德者命為二伯二伯雖同於九命九
 命者未必皆為伯也公其爵也伯其職也若自陝以東周
 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此王制所謂八伯各以其屬

屬於天子之老二人以天下為左右曰二伯是也○王氏
 詳說曰為伯者稱公則終其身而二王之後稱公者則及
 其子孫周公封魯不之魯太公封齊不之齊所以稱公者
 終於其身而已而其後世不過曰齊侯魯侯而已宋自微
 子以來庸建于上公終春秋之世未嘗不曰宋公蓋二王
 之後及其子孫得稱公者所以備三統三公之後其子孫
 不得稱公者所以旌有德○鄭康成曰國家國之所居謂
 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
 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鄭鏗
 曰先儒據匠人營國方九里之文謂周天子之城則宜十
 二里疑匠人為夏商之法余以為匠人據天子中城言非
 異代之制上公之外城比天子之中城以九里為節宮室
 則方九百步車旗則建常九旂樊纓九就貳車九乘衣服

則冕服九章其他禮儀皆以九為節則桓圭九寸纁藉九寸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之類是也

王昭禹曰自上公而下降殺以兩禮文之數即其命而制之王制曰三公一命衮若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

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亦若此○鄭鍔曰公卿大夫則以八以六以四公侯伯子男則以九以七以五者蓋

內而為王臣其位之尊雖為三公亦臣道也外而為諸侯其國之小雖為子男亦君道也君道南面取法乎陽故公

侯伯子男之數皆奇臣道北面取法乎陰故公卿大夫士之數皆偶義各有所取也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鄭鍔曰此皆言在朝之命數也卿即上大夫耳大夫則指

中大夫下大夫而言自上士中士下士一命再命三命推而上之則中大夫下大夫同於四命其五命不以命在朝

之臣故卿六命其七命亦不以命在朝之臣故三公八命其數皆偶然三公與卿大夫在朝未嘗無畿內之封邑○

康成曰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賈氏曰畿內諸侯就國亦出封及其就封畿外然後加一等之命

以褒崇寵異之故八命之三公加一命則為侯伯四命之大夫加一命則為子男命數既加則國家宮室之類亦從

其命數而加之明其內而近君則其勢屈其禮宜殺外而遠君則其勢伸其禮宜隆故也○陳君舉曰及其出封比加一等則勸人之際斯有異恩如加田無頒爵之等每

有不盡之意若當時都極其分了一旦欲勸國征有以褒賜之類皆是人何以待之先王之深意也

李氏曰古之立王朝者無九命之公後世人臣寵命之極隆如所謂位上公加九錫者失周家之禮意甚矣○陳君舉曰典命之大夫無中下之別案序官有中下大夫則曰

命大夫自分為中下似若侯伯同七命子男同五命爵則有
 有高下不同士以三命為差但典命直言公卿大夫之命者
 欲見有出封之事故曰其出封皆加一等士爵卑無出封之
 理故不言也彼士之命數既不言加三命以下者正見序官
 有上士中士下士三等典命除六命四命無三命二命一命
 鄭則約之上士為三命中士為再命下士為一命若然王朝
 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皆為陰爵以待出封為諸侯乃
 為陽爵九命七命五命士既不得出封故在王朝有三命一
 命亦為陽爵無嫌鄭鍔曰典命不言天子士之命數獨言諸侯國之士蓋近而

在朝名分嚴遠乎朝者易萌僭擬故防諸侯之國為尤急自士已防之推而上可知

易氏曰成周之制有以公卿大夫而出封者齊魯晉衛也
 有以諸侯入為天子之公卿大夫者芮伯彤伯衛侯毛公
 是也或出或入乃成周內外相權大制○孫氏曰在外者

數隆在內者數殺止齋以為先王欲抑內重外輕之患歸
 於平故於命數致意焉余攷之內重外輕此後世之弊先
 王之世未之聞也諸侯之中擇其材賢入為王官諸臣之
 中勲名已著則出封邦國書記六卿芮伯彤伯畢公衛侯
 毛公在焉皆自諸侯為王官者下至呂伋為虎賁氏滕侯
 為卜正先王豈以人情所樂而求以抑之哉及太公封齊
 召公封燕周公封魯皆因三方未定輟以鎮之周公卒不
 就國伯禽嗣焉又豈以人情所不樂而以褒之哉內則俛
 首而為臣不致其殺無以絕僭上之階外則南面而為君
 不致其隆將無以全君臨之體更出迭入特於車旗衣服
 禮儀之間示損益初非欲平內外輕重之勢○王氏詳說
 曰毛氏之說以為出加入減先鄭之說以為出加入亦加
 且毛氏見無衣之篇有豈曰無衣六兮之語遂謂為晉武

公以侯爵而衣六章是入減也先鄭見宗伯之職有六命賜官之語遂謂子男五命入而為卿是入亦加也然無衣之篇詩人之意欲武公入為天子卿士雖六命之衣亦自有所願為也毛氏失詩人之意矣宗伯之職謂內而卿士之有官人者非謂子男之入為卿士而賜官也先鄭失禮家之意矣出加入不加當從鄭說

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鄭康成曰誓猶命也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易春

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

○黃氏曰此其君有喪有疾不能朝而使其世子攝者七謂之君禮也○王昭禹曰已成其為君之嗣故攝以

行禮則降一等焉避國君之正也○鄭康成曰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鉞子男之子與未誓

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

易氏曰諸侯得以世爵象賢也世必以嫡正分也於是父

死則嫡子繼之嫡子死則嫡孫繼之杜僭亂之源定上下

之志其先於此然使諸侯自以嫡繼而不稟王命則何以

奔走天下故周之王者雖不廢萬世之定分亦未嘗無輕

重隆殺之權凡世子受命於王則有文告之辭申戒飭之

意故謂之誓已誓者攝其君而至其待之之禮降其君之

禮一等若未誓則未有嗣諸侯之義故以皮帛繼子男而

無正禮所以尊天子之命上以尊天子之命下以定萬世

之分而政行矣

王氏詳說曰三帛之制尚矣舜典所載先儒以為孤執皮

帛與夫諸侯之適子未誓者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以皮

帛眡小國之君是已典命所言但諸侯之適子未誓者及公之孤而已初不言天子之孤宗伯言孤執皮帛其天子之孤歟天子之孤六命此雖不言孤然言其卿六命則孤在其中皮帛者以束帛加虎豹之皮也天子之孤六命上公之孤四命六命之孤所執者虎皮也四命之孤所執者豹皮也若夫諸侯之適子未誓者繼子男亦不純乎子男也公之孤視小國之君亦不純乎小國之君也此又見周公制法之意春秋威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氏以為賓之以上卿為禮是不純乎子男明矣行人之職云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朝位當車前不交儼廟中無相以酒禮之是不純乎小國之君也明矣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鄭鍔曰上公為至尊其國得以立孤孤所以相之猶漢時所立諸侯王之相自一命之士推而上之士惟一命大夫再命卿三命故孤四命四命蓋比天子之大夫名同天子之孤位比天子之大夫名雖同而位不同此所以有天子諸侯之臣之別也執皮帛者見其德足以衣被乎人而文足以炳蔚乎外其禮儀則如子男者天子之大夫出封則為子男公之孤比天子之大夫故得以視子男之君左傳謂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正謂是

○鄭康成曰視小國之君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

○易氏曰公之孤四命則上同乎天子之大夫執皮帛以眡小國之君則又上同乎天子之孤然天子之孤執帛而加虎

皮大國之孤執帛而加豹皮此其辨○王昭禹曰王之孤與公之孤皆謂之孤以其特立而無明其

德則同其執皮帛以眠小國之君固其宜也

王昭禹曰上公九命則其臣命之隆者不得等其君命之半故孤四命而已卿次於孤故三命大夫次於卿故再命士又次於大夫故一命侯伯之君與公異命其卿大夫士之命與公同者蓋自其君之命數為之降數公九命而有四命之孤侯伯不得設孤故進其三命之卿與上公之卿同焉以其臣命之隆者不得等其君命之半則進侯伯之

臣與公之卿大夫士同命亦可致其勸而無嫌矣

○鄭鏐曰余考春秋成三

年晉使荀庚衛使孫良夫來聘公以為中行伯之位在三孫子之位為上卿疑其所先而臧宣叔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以宣叔之言觀之則次國之上卿只可當大國之中卿是則侯伯之卿不得以比公侯之卿乃與典命之文不合蓋典命言其命之數相同宣伯所言者論其位之相當其命則同而位則降等比其所以異也

王氏詳說曰王制次國之卿與大國之卿異今侯伯之卿

大夫士亦如之蓋王制所言夏商制夏商上國無孤其卿不得不與次國異周之上國有孤次國無孤是降於大國一等矣卿大夫士之命一同者亦無復嫌於其間也

鄭鏐曰其卿三命比天子之上士其大夫再命比天子之中士其士一命比天子之下士宮室車旗衣服之類各從其命數為之等降以其未有國家故不言國家侯伯之國無孤惟有卿大夫其命與其禮儀之類皆視其命數為之制小國之卿再命比天子之中士大夫一命比天子之下士其士不命則其君所自辟除說者謂再命之卿一命之大夫其宮室車旗之類固有可眠之命乃若不命之士將安所眠耶余謂其君所辟除亦得比附一命之士以為之儀而略減殺也蓋不依一命之士則宮室車旗之類無所取法殆將與庶人未仕者等矣先王之制命數視其國之

四百六
小大而巳

總論

林椅曰諸侯有五儀而命數止有九五七三等諸臣五等而八六四三二一乃有六等蓋公侯伯子男皆命爲之非疊其命而得至焉者若士至大夫則有累其命而爲之者矣故諸臣言等自五命以上則同於子男矣故侯伯子男各言儀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六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陳君舉曰司服掌王及命夫之服弁師掌其弁冕而支象絲履皆藏於天府之屬旣成而頒蓋冢宰制國用宗伯受之以共服御漢初有御府令掌御衣服東西織室亦有令皆屬少府費悉出於禁錢不以調大司農齊三服官亦主作服輸不過十笥其後寢侈

又曰典瑞典命司服凡士六人中車典路車僕司常凡大夫二人士四十二人節瑞命數服飾車旗之用所以表尊卑而寓之數皆典禮之大者秦制車乘主於太僕符璽屬於少府瑞止璽印佩止綬襪衣服車旗之章亦多依戎事務使利便凡古所以辨班服之等悉闕畧不講其存者非文具則徒法也非所以爲禮漢因不改於是數者分於有

司而太常特爲儀官不與政通矣自北齊置主爵後爲司封則秩命歸於吏部自魏晉置駕部則車輿歸於兵部自隋置中監尚輦又別領於內省至此併漢失之奚暇治禮耶

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鄭鍔曰王之吉服九自大裘至玄冕冕服六自韋弁至冠弁弁服三所謂皮弁素積玄衣素裳緇衣玄端總而言之皆曰吉服自服弁服至弁經是之謂凶服吉則以文飾爲主凶則以質素爲尚皆欲其稱事稱情而已司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或以祭或以朝或以甸或以弔非徒以章身爲觀美也其被服以行禮則有不說之意人之觀之也亦知其尊卑之差此所以貴其辨○易氏曰自王以下皆有吉凶衣服者禮自王始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鍔曰祭祀以致福福者事之至吉六冕之服謂之吉蓋專服以祭也

愚案天帝義已見大宗伯

鄭鍔曰羔裘無經緯之文而有純一之質無繡繪之巧而有自然之體其色純乎黑則以象道其物能制恭則以象禮不謂之羔裘而謂之大者惟天體爲甚大故以名祀天之裘所以象其體也惟大裘之上襲之以衮故記衮謂之被言被之於其上且祀天宜尚質反被以衮蓋陶匏藁秸負丘埽地雖主乎質鎮圭之纁以藉龍旗之日月四圭有邸六變之樂又主乎文內盡質外盡文以盡事天之道陸氏曰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爲正而裘又服之本也故取大裘以名之然裘之上未嘗無衣而衣之下未嘗不用裘凡冕之制版廣八寸長倍之前負後方後仰前俛飾之以布上玄下朱負其

前而俛之向明與物交之義方其後而仰之向晦與物藏之義上玄以象天道之升下纁以象地道之降名之曰冕言當俛以致恭之意

易氏曰王之吉服六自衮冕而下皆有章數惟大裘無章以黑羔皮為之冕即元冠無旒之冕○愚案此乃注疏圖說或以服既同冕豈曰無旒是

冕與裘之尚乎質也然司裘以大裘為祀天之服此則言祀昊天上帝而兼及五帝者天道尚質其用一而已若衮冕以下之五冕則人道以文為貴○鄭鍔曰五帝雖天之佐而與天同體故祀之服亦可得而同四圭有邸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其玉其樂皆同其服何疑之有

享先王則衮冕

鄭司農曰衮卷龍衣也○鄭鍔曰衮之為言卷也畫升降二龍龍之為物變化卷舒無常王者之德造化如之故服

之以致享然衮服自龍始其章九

○楊炯曰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裘法天數奇裳法地數偶也

不用十二章享之何耶蓋凡奉祭之服從尸之所服周之先王追王也其尸服衮故王亦服衮以享之

劉執中曰書稱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舜而欲觀乎古則衣裳之章十有二其來遠矣周之禮樂因於虞夏者衆矣鄭康成見司常之職云日月為常則謂周人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非也且交龍為旂周之衣不去其龍矣熊虎為旗周之裳不去其虎雖矣何獨日月為常而去衣章日月星辰乎案周禮典命之職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則其衣裳九章推而上之天子衮冕十有二章明矣所謂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上

公之服也日月之合為朔十有二朔而歲成天之道也天子代天以施德生物故衣裳旂常皆有十二為數日以象其陽德發生萬物月以象其陰德養成萬物星辰以象其經緯以象四時龍以象其變化以配天山以象其生植以配地雉以象其耿介文明之美火以象其光輝化物之功

○陳君舉曰變化不測而致其神之用者莫如龍崇高不移而立其仁之體者莫如山文明有體而致其禮之文者莫如華虫此皆德之上者故會之於衣宗彝以象其芬芳事上之誠藻以象其仁物達於幽潛粉米以象其粒民徧於天下黼以象其斷割以建中黻以象其背拂於非義

○陳君舉曰宗彝宗廟之器其象之有虎所以致其義象之有雉所以象其智作於物所以昭孝柔順清潔可以薦羞者莫如藻昭明齊束可以烹飲者莫如火米足以養人而為粉則其利散而均黼足以立斷而又有黻則既斷而能辨此皆德之下者也故締繡於裳績於衣者六德煥於外而心不有其功繡於裳者六行根於中而進退不能忘公侯而下其章數降殺以兩天子之德猶天之覆物是以日月星辰三章高邈在上非人臣之可及也玄冕者

言以為衣與王衣同而無衣飾也裳則刺繡而已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至敬無文以事天享先王則衮冕者繼先王之志者必有為以嗣其德不可以言達作十有二章以象其德服以事之而已

○陳氏曰山龍而降始山終黻終始東北也何者山居東北冬春交也龍春也華虫夏也虎秋也雉方也周而復始則藻春也火夏也粉米中央土也黼秋冬交也黻冬春交也龍與華虫陽之陽也故繪而在衣虎與雉陽之陰也故繡而在裳古者合三辰而在服備十二章以則天數故章與四時相順

陳君舉曰衮冕自龍而下九章之服享先王則服之鷩冕自華虫以下七章之服享先公饗射則服之毳冕自宗彝以下五章之服祀四望山川則服之絺冕自粉米而下三章之服祭社稷五祀則服之玄冕則黼而已一章之服祭羣小祀則服之夫衣服之間既又貴乎文矣而降殺以兩凡以為尊卑之等也尊卑之等既見於所服以祭祀則章天下之有德者亦不可不為之等故公之服侯伯之服推

之至卿大夫士莫不各視其命之數者凡以辨之○竇氏曰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享先公饗射則鷩冕

鄭康成曰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啻至諸盥○王昭禹曰以周之祖廟考之先公尊於先王而所服止於鷩冕祭亦各以其服授尸尸服如是王服衮以臨之非所以為敬故不敢

愚案經中既說王之吉服下面開說六冕則知尸既服此王亦當服此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

鄭康成曰享射享食賓客與諸侯射也○賈氏曰享食則大行人上公三享三食之等但享食在廟故亦服鷩冕與諸侯射者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之中亦服鷩冕者燕射在寢則朝服賓射在朝則皮弁服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

○陸氏曰雉之為物五色備而成章故謂之夏翟亦曰華蟲猶中國謂之夏亦謂之華一名鷩也司服七章之服謂之鷩冕者則其名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鄭鍔曰鷩冕無山龍其服自華蟲以下以

為章則曰華蟲以名服則曰鷩冕蓋章取其五采之著冕即實以名之也享射接以粲然之文所以取於華蟲

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鄭康成曰毳畫虎雌謂宗彝荊公問宗彝象孝象者奚取於虎雌文公曰以保宗廟故取於虎雌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鄭鍔曰毳冕虎雌二物

不可以偏言以其皆毛物故因名曰毳虎西方之義獸雌遇雨則以其尾塞鼻獸之有智者二者皆山林之物故服

之以祭四望山川而祀四瀆亦服之者以山川通氣故也○王氏詳說曰四望山川國之阻固以扞禦於外者故以虎雌之服

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鄭康成曰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鄭鍔曰希冕唯有粉米黼黻三章其章為窄故其字用希本

又作絺字粉米兩物共為一章言粉其米以為章其在裳則當繡及為三章之首則當畫以在衣不可繡也○賈氏曰衣是陽應畫

布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粉米養人之

物社稷者土穀之養人者也五祀之神則能平五行之政亦有功利以生人者也故祭則同服○王氏詳說曰五祀春戶夏竈季夏中霤秋門冬行或謂

絺為細葛布上刺繡布豈可繡哉或謂其字音蕭蕭者縫也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玄冕惟有黻之一章刺於裳而已

其衣無章但見其玄色

黃氏曰宗伯序社稷五祀先於五嶽司服序四望山川先

於社稷祭之秩當如宗伯司服自以服為序地祭以社稷

見不別出則方丘不服大裘矣諸儒紛紛蓋未嘗攷先王

制祀之義○鄭鍔曰社稷五祀五岳同於血祭此則用七章之服以祀四望山川又用五章之服以祭社稷五祀蓋此言山川在社稷之上殆非丘陵墳衍之

山川也指四望之山川耳何則丘陵墳衍之山川當比羣小祀以玄冕祭之不當處社稷之上觀祀五帝享先王祭社稷祭羣小祀而獨於四望山川之祭謂之祀四望山川

則其尊可知

祭羣小祀則玄冕

鄭鍔曰羣小祀者以天神言之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類

以地神言之則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類玄者至幽之色

其理則妙而不可知小神在天地間固有功矣亦不可一

一而指名之故服玄冕以祀衣既無章裳乃有黻取其兩

已相背之形有萬物分辨之義○鄭康成曰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

鄭康成曰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鄭鍔曰首飾尊而在上為上之道欲其不二

愚案四望以下等祀其服若是分辨者蓋王者不以尊

服臨卑將敬神以安其心也

鄭曰嘗聞諸儒之論以為章服之中羔也龍也鷩也

虎也雖也皆取諸物羔為大裘不名曰羔蓋大裘以道言

之尊天神鷩言其名則衮宜曰龍鷩宜曰虎雖而皆不言

者蓋龍變化無方沒其名者所以見神虎雖二物不可以偏名也然虎雖曰毳則驚宜曰羽龍宜曰鱗亦不言者蓋鱗物不止於龍羽物不止於驚虎雖俱為毳物故也若夫宗廟彝器有雞有鳥有掌有黃獨取虎雖為說先儒諒必有所傳

凡兵事韋弁服

王氏詳說曰王吉服九其六用於祭祀其三用於兵田眎朝六服不同同於用冕三服不同同於用弁所以尊首飾鄭鍔曰韋弁服者爵弁也康成引左氏韎韋之跗注為證韎者染赤色以赤色之韋為弁亦服赤色之衣裳○李嘉會曰兵不可變故上下之禮圖畫爵弁其制如冕但無旒為異陸佃以謂弁如色如一兩手相合冕而俛則弁之首舉矣王安石曰韋弁違物性而制之質而已其染赤為之則以宣布著盡為義儒者皆

以為赤色多矣詩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正謂兵服赤色兵事之弁用韋則皮之已熟者其性柔順師眾以順為武也赤者南方色火烈不可向邇其威赫然故以赤為服也眡朝則皮弁服

鄭鍔曰皮弁服用白鹿皮以為弁言皮則其毛存也上古未有布帛衣其羽皮毛有文皮其質視朝之禮以文質兩

全為尚鹿之為物能求其類○李嘉會曰鹿羣居則環其角以外鄉食則鳴以呼其羣詩之燕羣臣嘉賓取諸鹿鳴亦此以是為服見君臣類聚之意其服則十五升白布積素

以為裳色白以存太古之質先儒謂弁服三其一皮弁素積天子有三朝外朝二內朝一皆用皮弁○王氏詳說曰皮弁視朝視外朝也雜記曰朝

服十五升郊特牲云三王共皮弁素積是已若乃內服元端也玉藻云卒食元端而居則又非皮弁說者謂緇衣羔裘此朝服之衣羔裘玄冠不以弔此朝服之冠皮弁素積又為視朝之服何也余聞諸儒之說皮弁素積者天子視朝之服

如鄉黨云必朝服而朝東首加朝服朝服立阼階皆非皮
 弁服也故既夕禮云乘車載皮弁道車載朝服玉藻云天
 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
 以日視朝於內又朝服以食蓋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
 禮畢而後改服以朝羣臣羣臣亦朝服以朝之是皆緇衣
 玄冠之朝服皮弁之朝服天子視朝之服為諸侯聽朔之
 服諸侯聽朔之服為天子田獵之服降殺之禮宜然天子
 之皮弁視朝之服以白布其後大夫僭之故玉藻云朝服
 之以縞自季康子始然天子之皮弁與朝服對言之則曰
 皮弁若離而言之亦謂之朝服可也陸佃云皮弁一名綦
 弁皮言物綦言色

凡甸冠弁服

鄭康成曰甸田獵○鄭鍔曰田不言韋不言皮但曰冠蓋

承皮弁之下以皮為冠也服則與服皮弁之服同皮弁白

布衣冠弁緇布衣此其別也○李嘉會曰甸亦兵事也不服韋弁而服冠弁者弁則高廣冠則低小便於擊刺射獵也

王曰甸方習武未有事故尚玄冠弁服者康成以為委貌即玄冠也郊特牲曰委安所以安正容貌

以形言曰委貌以色言曰玄冠禮圖謂朝服之玄冠與士

之玄端大夫之玄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天子委貌形

制相同其服則緇衣布衣亦積素以為裳即注說○賈氏曰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

帶素鞞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裳又與鞞同色是其朝服緇布衣亦如皮弁素積以為裳此即諸侯視朝之服而王

於田獵則服之豈非以田者習武事而未用與陸佃謂冠

弁服者亦玄弁也左傳衛獻公射鴻于囿孫子甯惠子從

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又云皮冠以招虞人此田事服弁

服之證說者又以為皮冠乃冠弁也○王氏詳說曰郊特

牲曰委貌周道也章甫商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委貌

即元端也元冠則冠弁也元冠朱組纓為天子之冠元冠

丹組纓為諸侯之齊冠元冠綦組纓為士之齊冠元冠之

用廣矣此冠弁用於田獵者其元冠緇衣素積歟

易氏曰兵田之弁有時用之惟皮弁乃日視朝之禮故夏

官弁師專言皮弁之制會五采玉璣象邸玉笄此王之皮

弁韋弁冠弁雖弁師不載考其制與皮弁微有損益知皮

弁朝服素積以為裳則冠弁韋弁之服可推○王氏詳說曰士冠

緇帶素鞞是已然韋弁惟用於兵事皮弁不止於視朝冠弁不止於田獵但天子為言

案玉藻之制天子元冕聽朔諸侯則以元冕祭天子皮弁視朝諸侯則以皮弁聽朔天

子元端而居諸侯則以元端視朝元冠元端大同

小異元冠緇布衣皆有正幅為端則同但易其裳

凡凶事服弁服

鄭康成曰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

凡弔事弁經服

鄭康成曰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弁經者如爵弁而素

加環經○賈氏曰爵弁之形以木為體廣八寸以三十升布染為爵頭色

赤多黑少今為弁經之弁其體亦然但不用爵色之布用素為之

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

易氏曰經書天王惟於此喪事一見之與春秋書天王崩

同意謹終之義也天王有父道王后有母道諸侯羣臣為

服亦猶人子之為父母服也

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

弁經

鄭康成曰君為臣服弔服也○鄭司農曰錫麻之滑易者

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總亦十五升去其半

有事其縷無事其布○賈氏曰鄭注喪服升皆為登布八十縷為登登成也

今云十五升則一千二百縷去其半則六百縷云有事

其縷其布者皆以水濯治去其垢也

鄭康成曰疑言擬也擬於吉○賈氏曰擬於吉者吉服十五升今疑衰十四升少一升而已

易氏曰父母於子亦有服故王於諸侯羣臣則有錫衰總

衰疑衰之差然至尊不可以服言其首服皆加弁經既葬

除之

大札大荒大裁素服

鄭康成曰大札疫病大荒饑饉大裁水火為害君臣素服
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易氏曰素服如喪禮恐懼
修省之意與膳夫言不舉之意同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
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

王昭禹曰凡諸侯之服各眡其命之數○鄭鍔曰上公九
命服衮其章九王亦被衮何為公與王同余謂學經者當
因經文求先王之制不當信傳注以害先王之制日月星
辰登於旌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衮者其說出於鄭康成
六經無見也自後諸儒莫敢辨正今以此經文質之其理
自明且子男之服自三章之毳冕而下如侯伯則上不服

鷩冕可知侯伯之服自五章之鷩冕而下如公則上不服
衮冕可知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則其上不服日月星
辰可知經文謂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衮冕而上之章
非日月星辰而何有日月星辰則王服十二章明矣若夫
同服九章非惟君臣無別又且與經文之言不合且天子
之尊國十二門旗十二旂馬十二閑圭尺二寸冕十二旒
禮物十二牢其所以取灋於天之數者非一何獨於祭
則執尺二寸之圭垂十二旒之玉而衣九章之服以臨之
必不然矣○林椅曰九服者上得通乎下下不得僭乎上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
如孤之服

鄭鍔曰天子之孤六命與子男同五章之服此言孤之服
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其服則三章是指諸侯之孤四

命之服三章蓋其冕四旒纓四就則從其命數也天子之
 卿六命大夫四命卿與孤同大夫與諸侯之孤同三章此
 言卿大夫玄冕則指諸侯之卿大夫故服一章之冕玄衣
 纁裳蓋大國卿雖三命大夫雖再命惟與王之上士中士
 同爾

○王氏詳說曰鄭意以為其爵同孤則同於希冕其爵同卿大夫則同於元冕其爵同士則同於皮弁但所謂章者據大章而言別有小章則依其命數此六命之孤與四命之孤三命之卿與再命之卿所以異也雖其說無所經見然以孤執皮帛言之則可知矣天子之孤皮帛公之孤亦皮帛所以異者虎豹

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

鄭康成曰喪服天子諸侯齊斬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如之又加緦

鄭鏐曰天子諸侯自旁期以上皆絕而不服蓋位尊勢重彼固不敢以戚戚於君此亦以義而斷恩惟卿大夫加以此則自孤而上不服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鄭鏐曰玄冕下有爵弁又有皮弁王之上士玄冕中士爵弁下士皮弁故諸侯之士自皮弁為首欲其引類聚朝又欲文質相須之意自皮弁下更有玄冠服與大夫同王昭禹曰公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其服無章數其首服以皮弁故曰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玄衣纁裳然典命不言王之士以理推之公侯伯之士皆一命則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三命再命之士其服當同於一章之玄冕則一命之士亦服皮弁矣其凶服亦如之

鄭鏐曰亦有大功小功也○黃氏曰大夫凶服有大功小功無緦與喪服經傳不同或曰喪服經傳孔氏禮也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鄭鏐曰自公之服以下皆言其助祭與朝王之服此則言

其齊服自公以下至士之齊服吉齊則玄端凶齊則素端
 吉以玄衣凶以素衣皆謂之端言其幅之正也自公而下
 與士皆同蓋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其
 袂一尺二寸大夫以上則侈之而已侈之者蓋半而益一
 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袂一尺八寸此所以異焉
 祭將以交於鬼神玄北方之色幽陰之極而道之所存也
 惟極乎至幽而交之以道則神可得而事故齊用玄端衣
 幅之端則心之端見於衣

○陳氏曰古者端衣或施於冕或施於冠如樂
 記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此施於冕者也劉定
 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董安于曰臣
 端委以隨宰夫此施於冠者也

凡太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

鄭康成曰奉猶送也送之於王所○王昭禹曰共王以衣
 服又奉其事也

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斂衣服皆掌其陳序

賈氏曰復衣服謂始死招魂復魄之服雜記云復者升屋
 西上則皆依命數天子十二人諸侯九人七人五人大夫
 士亦依命數

鄭康成曰奠衣服今坐上奠衣○賈氏曰守祧職云遺衣服藏焉鄭云
 大斂之餘也至祭祀之時則出而陳於
 座上也奠
 衣服也 斂衣服所藏於椁中○賈氏曰此則明器之
 衣服亦活而少者也

王昭禹曰所陳衣服皆有先後之序司服則掌其所陳序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薛平仲曰天地神示之位則兆于四郊宗廟昭穆之列有

祧於外廟者兆于四郊者其壇壝之地人情之所易忽祧

于外廟者其世數之踈人情之所易畧有典祀以掌外祀

之兆守有守祧以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外焉兆守謹於四

郊內焉廟祧謹於宗廟禮之大本在是

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

王昭禹曰外祀國外之祀若小宗伯所謂祀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是也兆謂之壇兆守謂守其兆域凡國外之祀為之兆守者皆有塋域故也○鄭鍔曰其兆之外皆有塋域典祀則掌其禁制灋令蓋求神於此而不嚴為之禁則人或敢渫神不顧享矣

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

鄭鍔曰言祭言祀尊者當祀卑者當祭

鄭康成曰屬其屬胥徒也脩除芟埽之徵召也

○李嘉會曰外祀不在四郊之內祭時脩除則脩除有時不慢於神亦不瀆於神

役之作使之○鄭鍔曰當祭祀之時則脩除其兆之壇域草之荒塞帥其屬之下士二人共掌而

所役之人則徵諸秋官之司隸蓋司隸有徒二百人以給勞辱之事○李嘉會曰役於司隸則不勞民崇祀

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屬禁而蹕之

鄭鍔曰及祭殆人君躬出郊而有所事於兆域之時乎○王

昭禹曰屬禁謂藩屬禁止之地蹕所以止行者將祭帥其

屬則以脩治為事而致其潔及祭帥其屬則以禁止為事

而致其嚴此先王所以事天地神示之義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愚案祧字見小宗伯

張氏曰周有百世不毀之祖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為文

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一昭一穆○賈氏曰

七廟通姜嫄為八廟廟一人故奄八人○王昭禹曰遠廟

為祧守廟祧而名之曰守祧言祧則廟可知

○鄭鍔曰祧之為言乃國家基業兆於此

其神已遠超而去也○陳氏曰廟所以象生之有廟寢所以象生之有

寢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

親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所不變故虞書禋于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張氏曰守祧先公之遷主於后稷之廟疑諸侯無祧廟亦藏之於始祖之廟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

項氏曰廟謂太祖及三昭三穆之廟祧則遠主先公則祧于后稷之廟○鄭司農曰此王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為諸侯之餘

王昭禹曰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餘衣服藏焉豈特以其常服之衣服為不可褻而忘亦所以示其體物不遺之意

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

王氏曰其遺衣服藏於廟祧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所以依神

王昭禹曰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所謂各以其服授尸蓋以其所服各有稱也○鄭康成曰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程氏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意人之菟氣既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心齊潔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

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陟之

鄭康成曰廟祭此廟也祧祭遷主○王昭禹曰廟則近而親祧則遠而踈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享嘗乃止故守祧黜陟之而已○孫氏曰先王之禮降殺有漸其間五廟則有司脩除之即隸僕掌五寢埽除糞洒之事屬于夏官者二祧之禮殺矣委之守祧黜陟而已○李嘉會曰女祧與奚可黜陟否蓋黜陟者常令其新潔非自為之主掌其黜陟之事耳

鄭司農曰黝讀為幽幽黑也堊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黝墻謂之堊

鄭康成曰脩除黝堊互言之有司常主脩除守祧常主黝堊

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鄭康成曰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賈氏曰案

曾子問皆有隋祭之事特牲禮祝命緇祭尸取菹揆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注云肺祭則肺是其隋者彼不言脊似誤○王昭禹

曰其隋則埋以藏之○王氏曰隋肉謂之隋隋蓋尸祭之餘其服則藏

於廟祧亦以明神所依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七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愚案世婦在天官者是內命婦即二十七世婦之數在

春官者是外命婦乃在朝六卿之妻或謂以卿為世婦

非也既以婦言安得以卿為之然每宮卿二人者婦人

無爵從其夫之爵其夫曰卿其妻為世婦者亦以卿之

爵稱之觀其職曰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必

是因王后有祭祀賓客之禮事在外者非內人之所可

與臨時而設此職主此禮耳所以屬於禮官

薛平仲曰春官世婦則主六宮之禮者也官以世婦名蓋

禮行於六宮之世婦則世婦以贊九嬪九嬪以贊夫人夫

人以贊王后事固有所由始故其官每宮卿二人下大夫

四人中士八人以主其禮於外而奔走往來於其間始有關於六宮之人是以女府女史女奚有非府史胥徒之比世儒謂皆奄人居之若內小臣之奄上士殆不然先王於內小臣之用奄如將槩謂之奄恐後世無復以德選如將直謂之上士又恐後世以外官充之命曰奄上士必奄人有上士之德者其為後世之防嚴矣況為卿為大夫而可以奄人居之乎特未攷夫主禮於外不能不以奄人為解○王氏詳說曰后宮之官內宰以下大夫為之視王之宰夫世婦以卿為之視王之小宰列內宰於天官列世婦於春官者以世婦所掌不止后宮之事而及於內外宗耳掌女宮之審戒及祭祀比其具

鄭康成曰女宮刑女給宮中事者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齋戒也比次也具所濯摝及粢盛之饗○鄭鏐曰天官世婦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涖陳在彼而校比之在此也

詔王后之禮事

鄭康成曰薦徹之節○鄭鏐曰世婦詔之於外內小臣詔之於內詔告之以其時之早晚○王昭禹曰內宰詔后禮樂之儀則見於周旋動容者也世婦詔王后之禮事則裸獻薦徹之節也非特儀而已內小臣攬詔后之禮事其詔蓋始於世婦內小臣又從而擴焉

帥六宮之人共齋盛

王氏詳說曰齋盛之奉雖出於帝藉獻其種者六宮之人帥女宮而濯摝為粢盛者又二十七世婦之事則其共之者非六宮之人其誰歟

王昭禹曰辨六齋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者小宗伯世婦則帥之而已○鄭鏐曰天官世婦言帥女宮濯摝為齋盛所帥者刑女耳為之於未共之前此所帥者六宮之人共之於正祭之日

相外內宗之禮事

鄭鍔曰皆佐后於奉祭之時世婦相之使無失禮

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

賈氏曰王后亦有助王禮賓之灋故內宰凡賓客之裸獻

瑤爵皆贊○鄭鍔曰比之帥之詔之相之皆如祭祀焉

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

王昭禹曰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世婦則比其已哭

者○鄭康成曰苛謹也

凡王后有擗事於婦人則詔相

黃氏曰王於諸臣有拜王后於婦人亦有當拜者世婦詔

相恐失其節○王昭禹曰王后有擗事於婦人唯大喪而

已喪大記曰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世婦則以言詔

之以事相之

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

鄭康成曰主通之使相共授○鄭鍔曰世婦朝臣也兼統

內官之事故可以通內外之令內事與外官相聯而外官

所當供備者則世婦為之傳達○黃氏曰世婦掌之蓋得

糾正之也后事則授內小臣使達之

王氏詳說曰婦人不預外政而內豎掌內外之通令世婦

內事有達於外官蓋不能無好事於四方亦不能無好令

於卿大夫但女謁不行耳

總論

鄭鍔曰先王於六宮之人既有小宰又有內宰又立世婦

之官掌之如是其嚴蓋小宰內宰治其政以整齊於內世

婦掌其禮以詔相於外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

鄭鍔曰內宗無數凡內女之有爵者皆謂之內宗以其與王同宗故掌宗廟之祭祀。○陳君舉曰富貴驕人自然之勢女子生於王族乘勢以輕其家者多矣故以內女為內宗外女為外宗列於禮官之屬其職在禮觀后之事宗廟則知所以順乎舅姑觀后之享同姓則知所以和其室人觀后之亞王裸獻則知所以從其夫矣召南何彼穠矣美王姬之詩彼天子所生而若此況王同姓姑姊妹之女子乎所以為王化之基

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

賈氏曰尸既食后亞獻尸為加此時薦之即醢人籩人加豆加籩之實。○鄭鍔曰謂之加者加於九獻之外九獻為正獻其他為之加爵故所薦之籩豆謂之加以象生時饋之有加其掌之也以助王之致孝享

劉執中曰九嬪贊豆籩之薦徹內宗又贊九嬪

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

鄭康成曰佐傳佐外宗。○王昭禹曰卒食之禮以樂徹于造方其以樂徹豆籩則后傳之內宗內宗傳之外宗外宗傳之有司迭相佐也。○鄭鍔曰凡祭之始終皆用樂以致神示之歡心周頌禘大祖歌雍以徹既祭而徹王后之職后徹而傳之內宗佐之也

賓客之饗食亦如之

王昭禹曰徹豆亦如祭祀。○鄭鍔曰其薦其佐皆然也

王后有事則從

王昭禹曰王后有事則從者則吉凶之事皆在焉

大喪序哭者

鄭康成曰次序外內宗及命婦哭王。○王昭禹曰與宮中

之哭者

哭諸侯亦如之

賈氏曰此諸侯來朝薨於王國王為之總衰者若檀弓云以爵弁純衣哭諸侯謂薨於本國王遙哭之則婦人不哭婦人無外事

王昭禹曰內宗亦為之序哭

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鄭康成曰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王氏曰世婦言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則王或使焉乃往內宗言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則凡喪皆往亦同族故也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鄭康成曰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

○易氏曰王異姓之有爵者

陳君舉曰案內外宗無人數恐是祭時旋立之官非常有

也

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

賈氏曰凡王之豆籩皆玉飾之○鄭鍔曰內宗言加則外宗所佐者乃朝踐饋食之節非惟佐王后薦之又當眡其實蓋豆人醢人共之內宗又臨視之及以樂徹則亦佐后○項氏曰外宗異姓之女踈於內宗故佐薦而已又掌眡豆籩之實其事詳也

王后以樂羞盥則贊

鄭康成曰贊猶佐也○賈氏曰羞進也盥黍稷也后進黍稷之時依樂以進贊者亦佐后進之○鄭鍔曰以樂羞盥與裸獻亞獻之時皆佐后

○劉執中曰佐九嬪也

凡王后之獻亦如之

鄭康成曰獻獻酒於尸○劉執中曰謂朝踐饋食酌食后

亞王為獻也

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鄭康成曰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

○王昭禹曰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

微謂此也○劉氏曰贊之如贊后之禮

小祭祀掌事

鄭康成曰小祭祀謂在宮中○賈氏曰宮中小祭祀則祭

灋王立七祀七祀之中行中雷司命大厲是外神后不與

惟有門戶竈而已○項氏曰宮中之祀與饗皆掌事

賓客之事亦如之

王昭禹曰內宗賓客之享食佐后傳豆籩外宗賓客掌事

如小祭祀之事則非特傳豆籩之事凡賓客之事皆贊后

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鄭康成曰內內外宗及外命婦○賈氏曰若內命婦則九

嬪叙之

王氏曰內宗大喪序哭者則與宮中之哭者叙焉外宗叙

內外朝莫哭者則叙內女外婦之序哭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冢封土為丘壠象冢而為之

薛平仲曰先王立禮經世使生有所養死有所藏禮而至

於有所藏則禮道竭而人道畢矣故冢以嚴其丘封之制

冢人則以施之諸侯卿大夫之貴墓以寓其哀慕之思墓

大夫則以施之國人之眾禮之所重莫加於此則以下大

夫二人掌之然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此又

職喪之所由設也禮莫嚴於始尤嚴於終此又三官見於

典禮之末也

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

王昭禹曰謂之公墓之地則其地屬於公而非私有之也自天子至於大夫士皆葬於此地家人則掌焉○易氏曰君臣分守雖嚴義均休戚故葬同兆域○鄭康成曰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壠所處而藏之

○王昭禹曰葬者則依圖授之地也

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

呂氏曰周公薨成王葬于畢祔于文武從周公之兆域也

○劉執中曰廟雖已毀而墓之昭穆不可遷也○王昭禹

曰先王制為合族之禮非特施於生者至於死皆使之以

類相從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

鄭康成曰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

昭穆

賈氏曰諸侯卿大夫士謂上文先王子孫為畿內諸侯王

朝卿大夫士死者則居先王前後之左右言居左右者若

父為先王是昭則子為穆居右父是穆則子為昭居左為

卿大夫居後亦然但昭穆不定故左右俱言謂一父之前

後左右並有也各以其族者謂次第假令同昭穆兄當近

王墓弟則遠王墓諸侯言左右卿大夫士各以其族互相

通也

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

鄭康成曰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王昭禹曰死政

者既養其老孤而又享之所以勸之也凡死於兵者不入

兆域所以紬之

凡有功者居前

鄭康成曰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易氏曰既入兆域又居前列示勸而已○黃氏曰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有功者各居其前

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鄭康成曰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

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賈氏曰周禮丘封高下之數無文故鄭以漢法況之案春秋

緯天子墳高三丈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王昭禹曰以昭穆為左右各以其族尚親也凡死於兵者

不入兆域尚德也凡有功者居前尚功也以爵列為丘封

之度與其樹數尚貴也蓋先王之所以治死者如此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為之尸

鄭司農曰既有日既有葬日也○鄭康成曰甫始也請量

度所始窆之處地○劉執中曰請度深廣制度於冢宰而小宗伯蒞冢人甫始穿地以為窆○鄭司農曰

始窆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為之尸○王氏曰凡祭為尸皆

取所祭之類故宗廟之尸則以其昭穆之同山林之尸則

以山虞窆墓之尸則以冢人

及窆以度為丘隧共喪之窆器

鄭康成曰隧羨道也度丘與羨道廣袤所至○賈氏曰左傳晉文公請隧不許則天子

有隧諸侯已下有羨道隧道則上有負土若鄭莊公與母掘地隧而相見者也羨道上無負土然則隧與羨別而鄭云隧羨道者對則異散則通窆器下

棺豐碑之屬喪大記曰凡封用綽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

夫以咸○賈氏曰衡橫也謂以木衡之於棺傍乃以紼繫木下棺大夫卑不得以木橫之直有棺傍咸耳以紼繫之而下棺也

及葬言鸞車象人

鄭康成曰鸞車中車所飾遣車也亦設鸞旗○賈氏曰先

鄭以象人謂以芻為人後鄭不從者以上古有芻人至周

不用而用象人則象人與芻靈別○鄭康成曰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

於用○鄭康成曰言猶語也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

是巾車行之○劉執中曰將葬則語以飭戒之

及窆執斧以泣

鄭康成曰臨下棺也○賈氏曰鄉師職云執斧以泣匠師則此亦臨匠師兩官俱臨者葬事大也

遂入藏凶器

鄭康成曰凶器明器

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

賈氏曰墓位即上文昭穆為左右是須正之使不失本位墓域即上文兆域謂四畔溝兆蹕謂止行人不得近之○王氏曰

若墓大夫之巡墓厲也

○鄭康成曰禁所以為塋限○賈氏曰謂禁制

不得漫入○王氏曰若墓大夫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凡祭墓為尸

鄭司農曰為尸家人為尸

○鄭康成曰祭墓為尸或禱祈焉

○王昭禹曰凡祭

墓為尸非特甫窆為之尸○張氏曰墓祭非古也體魄則

降知氣在上故立之主以祀之以致其精神之極而謹藏其體魄以竭其深長之思此古人明於鬼神之情狀而篤於孝愛之誠實者也然攷之周禮則有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是則成周之盛亦有祭於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而於義理不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所以致其精神而示享之者非體魄之謂其為義抑精矣

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

賈氏曰上文惟見王及子孫之墓地不見同姓異姓諸侯之墓地故此經摠見之若然此墓地舊有兆域今新死者隨即授之○王氏曰授之兆則使之自窆窆均其禁則均其地守焉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

二百人 鄭康成曰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

○賈氏曰禮記云庶人不封不樹故不言冢而

言墓墓即葬地

○陳君舉曰墓大夫徒二百人豈不多哉然邦墓地

域禁令度數皆掌焉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與後世人自求地家自置守富則僭而不足貧則窘而無所葬掘墓盜尸斬木之獄不絕於有司利害煩省異矣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

鄭康成曰凡邦中之墓地萬民所葬地

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

鄭康成曰族葬各從其親○黃氏曰司徒本俗聯墳墓此獨國民耳

劉執中曰民遂其私而害先王喪凶之禮者豈有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

鄭康成曰位謂昭穆也度數爵等之大小

○易氏曰度數多寡也○賈氏曰鄭見有爵者

謂本為庶人設墓其有子孫為卿大夫士則其葬不離父祖

使皆有私地域

鄭康成曰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使相容

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

鄭康成曰爭墓地相侵區域○易氏曰聽其爭則族葬不至相犯

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賈氏曰屬者墓大夫帥下屬官也○鄭康成曰厲塋限遮

列處

○賈氏曰墓大夫帥其屬巡行遮列之處

○鄭司農曰居其中之室有官寺在

墓中

○賈氏曰萬民墓地族葬地中央為室萬民各自守之

劉執中曰聖人父母其民生則富其衣食而教以仁義死

則為之地域而守其丘樹則為子孫者有不忠乎君而不服其教者乎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職主也

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泣其禁令序其事

王氏曰職喪上言諸侯下言卿大夫士又言凡有爵者包三公矣○鄭康成曰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今存者其餘則亡事謂小斂大斂葬也○劉執中曰凶喪之禮下達萬民苟無主執以泣其事則有過中而僭於上者有不及於中而遺其親者是以職喪掌之五服有制尊卑異儀殯斂虞祔祭禭贈皆有定灋不可過不可不及

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

鄭康成曰凡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有事謂含禭贈贈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劉執中曰詔贊主人以禮拜命也

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

鄭康成曰告以牲號齎號之屬當以祝之

○賈氏曰先鄭以號為謚號小宗伯云小喪賜

謚讀誅不在此故後鄭不從謂若特牲少牢云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比日祝辭

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鄭康成曰令令其當共物者給事之期也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其君所來居其官曰公謂王遣使奉命有贈之物各從其官出職喪當催督也

○易氏曰凡公有司之所共者此謂在鄉則鄉之有司共其物

在國則國之有司共其物各有定制不待王命者則職喪以其制令之

愚案治其喪已見宰夫此則趣其事而已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八

春官宗伯下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大司樂樂官之長○王氏詳說曰周禮雖出於武帝之世大司樂一章已傳於孝文之時孝文時得魏文侯好古樂之人竇公獻其書乃今之大宗伯之大司樂章若夫記有樂記樂之傳也非經也樂記作於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儒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是也

薛平仲曰司樂則總其樂之大者樂師則總其樂之小者自其大者言之由律同聲音六舞之合足以默交於隱顯之間非探索於樂理之至者不能也則司樂之官可不以中大夫居之乎自其小者言之由步武疾徐之儀足以致

養其和平之德非研窮於樂之微者不能也則樂師之官可不以下大夫居之乎彼胥也者隨事之小大而致察焉然上下相承而不容缺則又二官所以繼於後也○陳及之曰大司樂之官今之國子監祭酒而其下樂師大胥小胥今之司業博士

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鄭鑄曰周人立五學中曰辟雍環之以水水南為成均水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惟天子承師問道及養老更之類乃就辟雍○陳氏曰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明之以法和之以道故大戴禮有帝入東學南學西學北學太學之文蓋周人立四代之學禮記云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又云瞽宗商學也○崔氏曰宗尊也瞽無見之稱豈童蒙無有所識為瞽蒙之尊又瞽宗者樂官教國子弟樂訓道童蒙故因以為學

名○陳氏曰以樂

然上庠下庠虞也東序西序夏也

○陳氏曰以習射事曰序

學右學商也

○陳氏曰居右曰右學

東膠虞庠周也

○陳氏曰以糾德行曰膠

不見成均為

何代之學獨董仲舒謂五帝學康成從之他無所見或者以成均為辟雍豈其然歟名曰成均者蓋德不能無虧性不能皆平樂之為教所以成之均之○陳氏曰成其虧均其過不及○易氏曰成其行之虧均其習

之偏五帝即此名學成周因之以為教國子弟之法有虞之世命后夔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即所以為成均之義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即所以為成均之教今大司樂言掌成均之法則於規矩之中寓性命之理是乃所以勉其為成均者又言治建國之學政於防檢之中寓激勸之術是乃所以糾其不為成均者又命有道有德者使表儀於上訓迪於下如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無非所以示其成均焉然則成均者教人之名先之為道德者教人之實非於道德之外別有所謂成均也

○王氏詳說曰三王之學各異其名所謂東序與

瞽宗是已但五帝之學名失其傳所傳者總名耳世子篇曰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夫郊人云者郊之小學所謂養老於虞庠是已成均云者國之大學所謂養國老於上庠是已鄭氏以成均為虞庠失之矣蓋命

夔典樂教胄子其制詳於有虞此周之學名必取於虞氏之庠總名必取於五帝之成均得無意乎○陳氏曰諸侯之學小

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于京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後達于朝故也

陳蘊之曰建立也周人以成均之舊灋以立國之學政合聚國子弟將以此教之○鄭鏗曰凡建國必立學學必有政政者教之養之勸之沮之之術必掌成均之灋以治之者蓋大司樂所掌者樂也周人於成均之中教樂德樂舞樂語則成均乃習樂之所大司樂所掌者樂官之灋以治學政則於他學之灋無預可知○呂氏曰自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學政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自舜與周皆是以典樂之官兼教導之事漢太常典樂兼教胄之任亦此意歟○禮庫曰這一箇所在不是官司秦漢以後錯把做官司看了雖是法度具舉然亦不過刑罰法制相臨都無深入人心道理

總論教國子官屬

孫氏曰均之為國子弟也而有嫡庶貴賤之別士庶子入衛王宮出守城郭奔走於會同軍旅祭祀賓客之事惟貴遊之子弟不預焉其衛王宮版在宮伯而教之屬於師氏以師氏之尊且嚴故貴遊子弟雖無宿衛之役亦從而學焉大司樂掌治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蓋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常在學者○愚案周禮全不說太子惟諸子說一句其他只說國子庶子子弟蓋古者太子入學則以齒論大司樂便是教太子官其餘不常在學則籍在諸子而教在大胥小胥不過春秋合之而已先王之於國子何所不用其教哉惟貴遊有國子則賤不至於妨貴諸子有別乎適子則庶不至於奪適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陳蘊之曰司樂一項官專教子弟意極深先王思慮最遠國子弟與國家相為終始既與他父兄共維持天下子弟

善見得後日子孫天下必治若不善便見得後日天下不
會治血脉關節常相聯絡不可不早思慮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

李景齊曰有道有德者使教焉則保氏養國子以道師氏
以三德教國子也教國子之官雖不一而成均之灋特見
於大司樂以樂為主耳人而未至於樂不足以語學之成
故古之教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蓋聲音以養其
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脉所以和平其善心蕩滌其邪志者
莫急於此

氏曰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是延請有道有德者使之
教國子也以後世私心觀之既設掌樂之官却不專教國
之子弟反資之於他人以此見古人立心至公規模廣大
大抵設教受教當知無窮意思

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鄭鍔曰謂之樂祖者謂其通達樂德樂語樂舞之意以覺
後覺如人之祖周人作樂之詩名曰有瞽有瞽而瞽矇乃
樂官之屬明乎樂者然後為瞽矇之所宗瞽宗之中而祭
之使後世知其為明樂之師儒

賈氏曰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大師
還還在瞽宗○王昭禹曰古人於田則祭田祖於馬則祭先牧於飲食則祭先食於養老
則祭先老皆以示其不忘本也又況以道德而教者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所以示
其不忘於所教歟

○呂氏曰祭於瞽宗不特是明尊師敬長之義亦
是當時有道德者教之入人也深設教有如時雨之化人
自不能忘祭於瞽宗亦是因人心之不忘與身沒教已盡
者不同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呂氏曰此所謂教之條目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樂之物
而已樂之德非有道有德者不能知之中和祗庸孝友所

謂樂德也禮以教中樂以教和何故兼中言之樂雖主在
 和無相奪倫豈不是中且如乾固是剛坤固是柔然坤至
 柔而動也剛乾坤何嘗做兩段須於樂上見得中和不可
 相離然又不可渾然無別如坤固是至柔而動也剛又須
 當知乾主乎剛坤主乎柔舊以中為忠才改一字便看不
 得中和分明一个中字其義無窮祇敬之謂庸流通日用
 常行之謂孝友見於事親從兄之間者皆所謂樂之德論
 中和固是樂之本所謂祇庸孝友就樂中說其端亦可見
 一箇節奏各有條理使之肅然祇敬祇之端條暢流通庸
 之端易直子諒之心使人事親從兄之際油然而生孝友
 之端此謂樂之德○易氏曰德一而已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
 之和即中和而體之以至誠謂之祇即至誠而達於日用
 常行謂之庸庸用無不通之謂由是推之於事親從兄之際謂之孝友此
 古聖賢踐履之實行大司樂乃以為教國子之樂德者猶孟子謂樂之實

鄭鏐曰教萬民以六德曰知仁聖義中和六行曰孝友睦

任恤獨教國子則取六德之下取六行之上者而教之
 至祇庸二德則萬民無預焉蓋教民之道責以六德或不
 責其行責以六行或不責其德國子德行欲其兩全故成
 之以樂謂之樂德六德之下者能之其上可知六行之首
 者能之其下亦可知祇庸所以進乎德行惟祇則於德行
 不敢忽惟庸則於德行不敢輟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鄭節卿曰樂語非特詔樂者歌詩章凡是教導言語之間
 以樂教之便謂之樂語樂之理見於言語之間便是感發
 人處謂之興○鄭鏐曰興如詩人之興因物以感發其心
 之所欲言者○鄭康成曰以善物喻善事 託物引類感
 發興起謂之道○鄭鏐曰道如擇人所謂道國之政事之道事有隱意則以言
 而導達之○鄭康成曰言古以剴今○王氏曰直道其事○呂

氏曰道者從容和緩中和教導之意從容和緩中和教導之意謂之諷所謂倍文
 曰諷○鄭鏐曰諷如諷諫之諷微言
 以寓意○王氏曰諷以動之 以聲節之曰頌○鄭鏐曰誦如誦詩之
 誦颺古人之言而告之

○王氏曰誦人之言抑揚高下使自得之相酬酢謂之語獨自說謂之

言獨說是教者自言學者無所答問○鄭鏐曰食不語寢不言則言語異矣自言其己心之所蘊者

曰言以言而與人應答則曰語○鄭鏐曰國子他時公卿大夫則奉命周旋出

入專對之人故以樂而教之語則出言之際和而不暴矣

黃氏曰詩之所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可以興可以怨邇

之事父遠之事君蓋發於中和祇庸孝友故謂之樂語孔

子曰不學詩無以言○易氏曰此六者使之涵泳浸漬自

然感發而中和祇庸孝友之念有不可禦者與后夔典樂

所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同意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呂氏曰樂舞所以舒其情性○王昭禹曰舞有大小者蓋

古之教國子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則樂師所教

者小子也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則大司

樂之所教成人也

鄭鏐曰國子者將使之奉祭祀待賓客揖遜升降以行禮

者容儀之際尤不可不中節故以樂而教之舞黃帝之樂

名曰雲門大卷言德能覆物物由之以出如門○陳祥道曰雲

萬物之所資以出入者卷聚也又言其明民共財使有族類之聚也堯

之樂名曰咸池咸言其德之感民池言其潤澤之久○鄭康

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以其繼堯而治故曰磬大夏禹樂

以其治水之功大故曰夏○鄭康成曰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

李嘉會曰大夏者文德敷于四海文明如華夏也大濩湯樂以能護民也○鄭康成曰湯以寬治民除其

邪虐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大武武王

樂以武定天下也○鄭康成曰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以樂而教之舞形容六

聖之德則舞應樂節而可觀矣○薛平仲曰周所以用六

代之樂者存三恪與二代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二代謂

其灋故兼用其樂

李嘉會曰自黃帝至周非無他樂必取此六者以其樂純正而音節之備也

總論

鄭鏗曰德所以成已語所以接人舞所以事神先能成已然後可以接人而事神教之之序如此○王昭禹曰國子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賢將進之以位貴將授之以職德不足則不可與有為言不足則不可與有應容不足則不可與有接則大司樂之教其可緩乎以樂成其德謂之樂德以樂達其語謂之樂語以樂節其舞謂之樂舞○陳氏曰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絃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于書立于禮成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終於臯舞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

以詒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鄭康成曰六律合陽聲六同合陰聲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黃鍾為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

○王昭禹曰名之曰律以其述天地自然之氣而宣之名之曰同以其為律之偶而同於陽六律又謂之六始以其始於陰之氣六呂又謂之六同六間蓋呂言其體間言其位同言其情總言之皆所以述陰陽之氣故皆謂之十二律

○鄭康成注大

師職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曰以合陰陽之聲者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簇寅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七

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
 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二月建
 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質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
 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為之黃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
 鍾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
 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
 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
 之九五夷則又下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
 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
 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

○賈氏曰同位象夫妻者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同是初初是象夫婦也異位象子母者謂林鍾之初六上生太簇之九二初二為異位是象子母也但律所生者為夫婦呂所生者為母子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

楊謹仲曰鄭氏謂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其說未然蓋以此論律自黃鍾九寸損之為六寸林鍾益之

為八寸自此以後愈損而律管愈短雖有益而不加長則自九而六自六而八可見矣積六下生五上生至仲呂而管極短不可勝吹殊不知陽中之陽則下生而損一分至陰中之陽則下生者反當益陰中之陰則上生而益一分至陽中之陰則下生者反當損而後十二管之長短乃均今攷鄭氏所言管之長短則既均矣自與前言不應不可不辨何者應鍾上生蕤賓固已益矣自蕤賓而生大呂雖下生蕤賓乃陰中之陽其數已不足又當益之故蕤賓之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復三分而益一以下生大呂乃得大呂之管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前配黃鍾之九寸故與太簇之八寸處其中而適均若拘下生當損之則損蕤賓之一分以下生大呂則大呂之管止長四寸二分有奇與前後不均惟自蕤賓而後下生者

反益之上生者反損之積而至仲呂乃得十二管之長短均調此上下相生損益之義不同鄭未得之故不得不辨若十二管長短之數鄭之所述已得之

愚案鄭氏損一益一之說律呂長短之數已得之但必以損者爲下生益者爲上生未然蓋上下二字乃係於律呂之陰陽凡陽律生呂皆爲下生陰呂生律皆爲上生損益二字不係於上下故律生呂雖皆損一而亦有益一以下生呂者若蕤賓陽律反益以生大呂故大呂之管比蕤賓爲長其生則止曰下生其呂生律雖皆益一而有損一以上生呂者若大呂陰律反損以生夷則故夷則之管比大呂爲短而其生止曰上生耳若漢志謂律皆損以下生呂呂皆益以上生律則長短之數不合

鄭康成曰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太蔟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七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王氏曰六律六同以考五聲五聲以成八音八音以節六舞六舞以大合樂

○王昭禹曰至於興舞則所謂六律六同五聲八音無不備此其所以大合樂歟

○李嘉會

曰八音八方之氣也一有偏勝而八方之風爲之不順左氏謂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者也○鄭康成曰大合樂謂徧作六代之樂○賈氏曰大合樂者薦腥之後合樂之

時用之此所合樂即下云六變八變之等彼據祭天下神此據正祭合樂然合樂在下神後而退下神樂在後者以下神用一代樂此用六代樂事重故進之在上

○王氏詳說曰大司樂謂天地

神人之大祭薦神之樂又言下神之樂正所以重其事薦神之樂謂朝獻饋獻時下神之樂謂禮天地以璧琮與人鬼以鬱鬯時也

○鄭康成曰

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祇物彫動物羽羸之屬虞書后夔所言此其於宗廟九奏效應○王昭禹曰先王作樂所以導和其和至矣則大同於物故奏之郊廟則幽而鬼神由此致賜之諸侯則明而邦國由此和或奏之鄉射或奏之鄉飲則內焉萬民由此諧或奏之燕或奏之享則外焉賓客由此安夷蠻閩貉戎狄之君其來朝也與之燕焉樂以此作則遠足以悅遠人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羽羸之族鱗毛介之類所謂動物其祭之也樂由此作則微足以作動物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

王氏詳說曰自以六律六同六舞大合樂以下為一節謂天地人之大祭祀薦神之時為言自乃分樂而序之以下為一節謂天地人之次祭祀為言自凡六樂者以下為一節謂四方百物之小祭祀為言自凡樂園鍾為宮以下為一節謂天地人之大祭祀下神之樂為言○鄭康成曰分謂各用一代之樂○王氏曰分律而序之自黃鍾至無射分同而序之自大呂至夾鍾分舞而序之自雲門至大武○易氏曰六律以左旋為序六同以右轉為序六舞以歷代之先後為序

○賈氏曰分樂而序之與下為總目尊者用前代卑者用後代尊卑有序故曰序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薛平仲曰祭之尊卑凡有六等故以六代之樂分用之以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者還取

一陰一陽相對為之合奏者堂上四縣鍾聲之調歌者堂上琴瑟之音但一祭之中皆自為二調庭奏者常以陽律為調升歌者常以陰呂為聲欲其相配

鄭鍔曰黃鍾者建子之律一陽所起六律之根本大呂雖非六呂之首然其位在丑子與丑相合之辰也故奏黃鍾必歌大呂之調取其合也○易氏曰雲以象天之施黃帝之樂黃帝德與天合故雲門之樂起於黃鍾之子應以大呂之丑是黃鍾為六呂之首大呂為六同之首雲門為六舞之首以祀天神類也○陳蘊之曰此天神當用三陽爻生之月萬物出地之時

劉迎曰天神即樂六變而皆降之神鄭既以祀天神為五帝及日月星辰又謂王者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不知受命之帝何所據

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鄭鍔曰大簇者建寅之律陽聲之第二應鍾雖非陰聲之第二然其位在亥寅與亥相合之辰故奏大簇必歌應鍾之調取其合也

易氏曰池以象地之澤唐堯氏之樂唐堯氏德與地合故咸池之樂起於大簇之寅應以應鍾之亥是大簇為六律之次應鍾為六同之次咸池為六舞之次以祭地示類也

○陳蘊之曰此地示當用三陰爻生之月萬物秀實之時劉迎曰地示即樂八變而出者鄭既謂地示則主崑崙又謂祭神州之神及社稷不知神州崑崙何所據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鄭鍔曰姑洗者建辰之律陽聲之第三者也南呂雖非陰聲之第三其位在酉辰與酉相合之辰故奏姑洗必歌南

呂取其合也

陸佃曰南呂則陰之所成者事

易氏曰磬紹也言舜之繼堯而能紹其道也故大磬之樂

起於姑洗之辰而應以南呂之酉以舜之柴望於方嶽而

四嶽四鎮四海四瀆之神咸秩以祀四望亦其類也○呂氏曰康成

以此言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非

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鄭鍔曰蕤賓者建午之律陽聲之第四者也函鍾非陰聲

之第四然其位在未午與未相合之辰故奏蕤賓必歌函

鍾取其合之義○鄭康成曰函鍾一名林鍾○陸氏曰林鍾以夏為庇物言之○李嘉會曰林者物已成林坤當函而養之故曰函見蓄養萬

物

易氏曰夏大也言禹之治水而能大中國也故大夏之樂

起於蕤賓之午應以函鍾之未以禹之奠高山大川而懷

襄昏墊之患始息以祀山川亦其類也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鄭鍔曰夷則者建申之律陽聲之第五者也小呂雖非陰

聲之第五然其辰在巳申與巳相合之辰故奏夷則必歌

小呂取其合也○鄭康成曰小呂一名中呂○陸氏曰小呂則陰之所萌者小也

易氏曰濩養也言成湯弔伐養天下也故大濩之樂起於

夷則之申應以小呂之巳以享先妣而序於先祖之上蓋

主乎姜嫄而先后與焉謂子孫之養皆原於此亦其類也

○鄭康成曰先妣姜嫄也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

周之先母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

廟而祭之謂之閔宮閔神之也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鄭鍔曰無射者建戌之律陽聲之第六者夾鍾雖非陰呂

之第六然其辰在卯戌與卯相合之辰也故奏無射必歌夾鍾取其合也

○鄭康成曰夾鍾一名園鍾○陸氏曰園鍾以春為主規言之○李李嘉會曰園物始生也卯者日之始故曰銳

易氏曰武功也言武王偃武而卒其伐功故大武之樂起於無射之戌應以夾鍾之卯以享先祖而序於先妣之下蓋主乎后稷而先公與焉謂王業之大實基於此亦其類也○劉氏曰周之先祖惟后稷詩之雖言禘太祖生民言尊祖而謂后稷生於姜嫄則凡言祖者皆后稷鄭乃以先祖為先王先公蓋先公自公劉而下先王自王季而下非始祖矣天作言祀先王先公司服言祀先王則袞冕祀先公則鷩冕必明指先王先公言之今享先妣既云姜嫄知先祖為后稷昭然

項氏曰奏者播之於器歌者詠之於聲舞者動之於容王氏詳說曰司服所以依於王其尊卑先親而後疎司樂

所以薦於神其尊卑先外而後內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劉執中曰六代之樂雖不同皆用五聲旋相為宮以成其文也假此八物之音以播旋相之文則樂成矣○鄭鍔曰以五聲文之使節奏次序如錦繡之成文欲其聲之交錯以八音播揚之○鄭康成曰播之言被也使音調疏暢如農者播穀之播欲其音之發散蓋六樂之奏象其類稱其德因其數著其義至於作樂則必須五聲八音以文之播之然後樂成而可觀聽也○李嘉會曰八者之聲無以文之則金自金石自石矣○王昭禹曰五聲所以成八音故先五聲後八音

○愚案說見大師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

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王氏詳說曰此一節謂四方百物之祭也○鄭康成曰變

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王昭禹曰節奏俱備謂之成備

而更謂之變○王氏詳說曰六經之言有以變為成者如蕭韶九成是也有以變為闕者郊特牲所謂樂奏三闕是也有以變為終者鄉飲酒義所謂笙入三終是也曰變

曰闕曰終是或一說也

劉氏曰六樂而文之五聲播之八音其為樂亦大矣非祭

天地宗廟不用先儒止見其致羽物羸物之屬謂大蜡索

百物之祭不知大蜡止息老物樂田夫而已六樂豈用於

此乎○鄭康成曰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用大族姑洗南方之祭用蕤賓西方之祭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用黃鍾為均每奏有所

感致和以來之

鄭康成曰土示原隰及平地之神○賈氏曰大司徒有原隰此不言原隰故知土示中有原隰可知不

言原隰言土示者欲見原隰中有社稷故鄭駁義云五變而致土示五土之總神謂社也

劉氏曰象物蓋日月星辰之屬易言天垂象垂象著明莫

大乎日月是日月星辰亦可謂之物保章氏謂凡此五物

蓋云日月星辰星土孰云有象而非物乎○鄭康成曰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地

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鄭錡曰致者使之自至樂作於此物應於彼雖聖人亦安

能限其必至哉亦意其來格而已樂止於六變者蓋蜡祭

之樂六變而祭畢○王昭禹曰羽物輕疾而川澤則虛致之易故一變而致羽物蛙蟻之屬比羽物為重遲山林草木所集比川澤為

實致之稍難故俟乎再變鱗物水族又重遲於羸物丘陵積土之篤實高大又實於山林故俟乎三變毛物虎豹屬其體又重遲於鱗物水崖之墳下平之行水土交而其體

卑又實於丘陵故俟乎四變介物龜鱉屬尤為重遲土示則其勢在下尤為實故俟五變而致之象物恍惚無形天神則遠人而尊致之尤難故六變而後致之

易氏曰分樂之序則以雲門祀天神以咸池祭地祇與求

神之樂大同小異其言大濩以祀先妣大武以祀先祖則

與九磬九德一用於宗廟不同天地有一定之體故樂不

容於或異人鬼有宗廟有祧廟祭灋曰王立七廟一壇一

壇皆月祭之遠廟為祧享嘗乃止宗廟則七廟也先妣先

祖則廟與祧皆異茲其樂所以不同

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蕤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王氏詳說曰此一節天地人之大祭祀下神之樂愚案禮記謂十二律旋相為宮何此獨用三者為宮學者疑之

鄭康成曰圜鍾夾鍾也鄭錡曰不曰夾鍾曰圜鍾者以天體言也○王氏曰圜鍾正

東方之律帝與萬物相見於是出焉天無不覆求天神而禮之則其樂之宮宜以帝所出之方故以圜鍾陳陽樂書曰天圓覆為體不

曰夾而曰圓與易乾為圓同○薛氏曰大道著乎東而本統起乎北易曰帝

出乎震震東方也故祭天神用寅卯辰之律曰大蕤負鍾姑洗是也然不可違其本統也黃鍾為天統故兼取北方

之律而以黃鍾為角鄭錡曰十二律旋相為宮先王用樂各以其義類取聲而用之天功始於子故用黃鍾為角角言功之始大

功成於寅故用大蕤為徵徵言功之成天功終於辰故用姑洗為羽羽言功之終也○王氏詳說曰黃鍾為陽律之一大蕤為陽律之二姑洗為陽律之三○王昭禹曰黃鍾為角大蕤為徵姑洗為羽者是三者律呂之相繼相繼者道之序天任道也

王氏詳說曰宮角徵羽以清濁為先後之序且如負鍾為

宮宮數八十一黃鍾為角角數六十四大蕤為徵徵數五十四姑洗為羽羽數四十八函鍾為宮大蕤為角姑洗為

徵南呂為羽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蕤為徵應鍾為羽亦如其數此所謂宮角徵羽者以清濁為先後之序也律歷

志所謂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以相生為先後之序也○薛氏曰五聲有商而祭與佩玉無商者鄭康成曰

祭尚柔商堅剛楊收曰周祭天地不用商者以商聲剛而木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趙填曰商聲金周家木德

金能剋木作者去之或曰五音相生宮徵居前角羽居後

商實在中人位也祭祀而去人聲示盡心於鬼神又曰聲不用商惡殺聲也以數說攷之則不用人聲者為當商中聲也降與上下之神則虛其中聲中聲人聲也遺乎人聲所以致一于鬼神嘗以十二律旋相為宮之灋求之一律合五音則十二律皆有商聲若黃鍾為宮正也以無射為旋宮則黃鍾為無射之商若大蔟為旋宮則姑洗為大蔟之商此旋相之灋

鄭司農曰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鄭康成曰八面

鄭鍔曰管用特生之竹取陽數之奇雲和先儒以為山名於此取材為琴瑟將以召乎至和故有取也六代之樂雲門為首天神最尊故用之○王昭禹曰言天神則昊天上帝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之屬莫不以類而畢降○鄭鍔曰樂用負鍾鼓取天聲管取陽聲琴瑟取雲和舞取雲門而

丘之體又象天之負祭之日用冬至一陽始生之日以類求類所謂天神之屬乎陽者安得而不降此所以可得而禮○易氏曰凡樂有本有用有變自圜鍾為宮止姑洗為羽此樂之本自雷鼓雷鼗至負丘奏之此樂之用六變而天神降此樂之變三者舉而樂之終始備矣

凡樂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王氏曰函鍾西南方之律萬物於是致養乎地求地示而禮之則其樂之宮宜以物致養之方故以函鍾

不曰林而曰函以見含洪之意

○陳陽樂書曰地以含洪為德

薛氏曰林鍾丑之衝為地統與其他之律皆相生之次而用地靜而不變以生為本故以相生為用不與負丘宗廟

同○王氏詳說曰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然先姑洗而後南呂以姑洗數多而南呂數少耳相生者地之功故於地言之

○鄭鍔曰地功始于寅故用大蔟為角言功之始地功成于辰故用姑洗為徵

言功之成地功終於酉故用南呂為羽言功之終

鄭司農曰靈鼓靈鼗四面○鄭康成曰六面○鄭鍔曰天神而地靈

故以靈名其鼓與鼗○鄭康成曰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

○鄭鍔曰取其旁生之枝空桑山名○王昭禹曰空桑則以陰道為常之愚案咸池是本職前○王昭禹曰言

地示則大示社稷五祀五岳四瀆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之

屬莫不以類而畢出○劉執中曰陰生而祭地以助乎坤

元資生之德○薛圖曰陰以方為體性靜地陰而靜故為

方丘在國北之澤以祀之亦各從其類○陸氏曰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此謂為下必因川澤

鄭鍔曰樂用林鍾言地為萬物之君終於南呂象其作成

萬物之效鼓鼗言其德之靈管象其生之衆空桑言其道

不容咸池言其澤無所不徧而丘之體又象地之方

祭之日用夏至一陰始生之日以類求類如此安有神之

不出乎

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

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

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王氏曰黃鍾正北方之律萬物於是藏焉死者之所首也

鬼無乎不之求人鬼而禮之其樂之宮宜以死者所首之

方故以黃鍾○陳明樂書曰人位天地之中以成故宮曰黃鍾與易黃中通理同意

薛氏曰人道終乎北而本統在乎東北方玄武虛危有宗

廟之象故享人鬼用亥子丑之律黃鍾大呂應鍾是已然

不可違其本統也大蔟為人統故兼取東方之律而以大

蔟為徵○鄭鍔曰人鬼之樂異乎天地取其精神鬼所出入之地以為始終人鬼始于正北成于東北終於西方萃於幽陰之地始于十一月成於正月者幽

陰之魄稍出于東方全處幽陰則不與人接稍出于東方故人鬼可得而禮然則復歸于幽陰復其常也惟羽聲獨遠於他樂始于十一月終於八月天地歲事之一終鬼道無窮非若歲事之有卒故盡十二律然後終事先追遠之道厚之至也此廟樂之始終也○王氏詳說曰大呂與黃鍾合子丑也應鍾與大蕤合寅亥也相合者人之情故於人言

鄭司農曰路鼓路鼗兩面○鄭康成曰四面○鄭鏗曰路大也以路

名鼓以象先王之功大也○鄭康成曰陰竹生於山北者

○鄭鏗曰象鬼神之幽陰也龍門山名○鄭鏗曰龍門之山取材為琴瑟以

象先王之德變無方

鄭司農曰九德之歌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

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德之功皆可

歌也謂之九歌○賈氏曰宗廟用九德之歌者以九德為政之具故特異天地之神○鄭鏗曰言先祖之功德及民

鄭鏗曰磬舞次於咸池取能繼紹之意○王昭禹曰九德

九磬以人之所致養乎內外而盡善盡美者也

賈氏曰宗廟不言時節者禘祭也但殷人禘於三時周禮

惟用孟秋之月為之

易氏曰享人鬼者以路鼓路鼗作之於始然後以陰竹之

管龍門之琴瑟間歌於堂上又以禹九德之歌舜九磬之

舞節樂於堂下蓋以路為人道之大九磬九德言后稷基

於舜禹之世而奏之於宗廟者所以象王業之始也

賈氏曰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在天地及廟庭而立四表

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

三為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為三成舞人各轉身南

面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為四成從第二至第三

為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為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

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為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為八

成則地祇皆出若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為九變

人鬼可得禮焉此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伐紂故樂記云且

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強
 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其餘大濩已
 上雖無滅商之事但舞人須有限約亦應立四表以與舞
 人爲曲別也○薛圖曰凡樂之變數皆用其宮之本數爲
 終黃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鍾在卯卯數六故用
 六變而畢林鍾在未未數八故用八變而止皆用其數爲
 終然則凡十二調而作者各用本數爲樂終非謂本數爲
 三也

葉水心曰古人皆指其實不想象而云人鬼不言出鬼固
 依於人古人不以致神祇爲難而以天地神明得其所安
 爲難

劉氏曰祀天圜丘祀天帝也祭地方澤祭地示也享人鬼
 於宗廟后稷已下先王先公也先儒言三者皆禘大祭夫

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天神地示謂之皆禘大祭可乎又
 言天神主北辰地示主崑崙則是祀天又非昊天上帝祭
 地又非地示既言人鬼主后稷又援祭灋禘嚳而郊稷祀
 天圜丘以帝嚳配則是夫子郊祀后稷以配天詩言文武
 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之說皆不足信多自背戾如
 此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九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王昭禹曰宿縣祭前之夕列之於筍簾○鄭鍔曰作樂之時樂縣之位正於小胥既掌辨其聲矣大司樂又宿縣遂以聲展之蓋鍾磬之屬縣於筍簾固可以作樂前期之夕樂官之長視之又扣擊其聲而展省之者欲知其宮商不爽金石諧和庶其奏可以格神祇也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

鄭鍔曰祭祀之節有王出入之時有尸出入之時有牲出入之時皆當奏夏夏之名有九此所奏者三夏夏大也樂章之大者也王始祭入廟門祭訖出廟門皆奏王夏蓋歌王者之德為甚大始迎尸而入終送尸而出皆奏肆夏尸

者祖先之象肆遂也安也或說祖先有功德故國遂大至
於為天子而有天下也○王昭禹曰直而自遂之謂肆尸以象乎神則有直而自遂之意故尸出入則奏肆夏二裸

之後王出迎牲入而告牲乃出而殺之皆奏昭夏昭明也

明祖先有碩大之德故用是牲○王昭禹曰神散而為明明散而為昭牲以致味行吾憂勤而親鬼神者在此

宜止致精明以敬鬼神說者以肆夏為時邁所謂肆于時夏允王

保之是也王夏昭夏則無所攷矣

王氏詳說曰九夏之名見於鍾師此特言三夏以三夏為

九夏之大奏九夏者鍾師也令鍾師而奏三夏者大司樂

也自納夏而下則鍾師自奏矣○鄭鍔曰此所令奏者時

祭也

帥國子而舞

鄭鍔曰奏夏之時又帥國子而舞以形容之○易氏曰舞

所以宣導其和○王昭禹曰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故

凡樂事用舞則帥國子而舞

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鄭鍔曰禘祭先王饗五帝於明堂饗來朝之諸侯皆謂之

大饗此所謂大饗饗來朝之諸侯也祭祀迎牲入廟而始

殺饗賓則殺牲於門外鼎而後入故不迎牲不奏昭夏惟

此與祭祀不同祭有入牲之禮者告博碩肥膄又以告幽

全也賓客之來隨命數以致禮在主人不當告於賓客然

先王待賓客如待神明故其他皆得而同○鄭康成曰其

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項氏曰禮曰大饗其王事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又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

賈氏曰大射謂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虞庠學中○鄭康

成曰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王射以騶虞為節○鄭

鍔曰王出入令奏王夏則奏於未射之時及射令奏騶虞

則奏於發矢之際

○項氏曰騶虞樂官備也射一發矢騶虞驅五祀而來其得賢之多如此○愚案騶虞說詳見樂師

詔諸侯以弓矢舞

賈氏曰諸侯來朝將助祭預天子大射之時○鄭鍔曰又

詔待射諸侯執弓挾矢揖遜進退為手舞足蹈之容者諸

侯雖尊入而侍王當執臣子之禮○黃氏曰舞所以飾敬

也○王昭禹曰王以六耦射三侯其耦王射者必詔以弓矢舞則以天子之射其節比於樂諸侯之舞亦所以應王故也儀禮大射命三耦取弓矢有升降之儀者亦以此

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

王昭禹曰大食大牢非常食也玉藻曰天子日食少牢而

朔月大牢所謂大食者其朔月之食乎夫人之養也心志

和而後氣體從之食飲膳羞所以養氣體侑之以樂所以

和其心志而致氣體之養焉況天下無事無大荒無大札

無大災無大故而王可以樂之時所以大食之三侑大司

樂皆令奏鍾鼓膳夫言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

樂侑食此謂常日之禮至於王齋日三舉亦大食之禮○

鄭康成曰宥猶勸也○鄭鍔曰食則三宥勸之至于三加

牲而用大牢謂之大食奏鍾鼓用樂之盛也○項氏曰鍾鼓樂器之大備大禮也

○李嘉會曰宥食之樂非無笙磬絲竹之音必奏鍾鼓何也蓋鍾聲鏗鏗以立號君子聞鍾聲則思武臣鼓聲謹謹以立動君子聞鼓聲則思將帥之臣安不忘危治不忘亂

之意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易氏曰凡師之出宜乎社造乎祖各載其主以行及其有

功則皆獻之以愷樂皆大司樂有以令其奏

王昭禹曰愷者喜之屬南風謂之愷風者天地之怒氣散

焉王師大獻奏愷樂者人之怒氣釋焉○鄭鍔曰有功而歸將釋其怒而為愷悅故樂名曰愷左

傳晉文公敗楚振旅愷以入于晉○李嘉會曰聖人于軍功始教以振旅終奏以愷歌示人以勝殘去殺之義樂師於大獻奏愷歌

遂倡之謂師若大獻則鼓其愷樂然則大司樂所令者令

其屬而已○鄭鍔曰令

鍾師奏之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隗異哉諸侯薨令去樂

鄭康成曰四鎮謂揚之會稽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山五嶽岱在兗衡在荆嵩在豫華在雍恒在并隗猶怪也大怪異哉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竇及震裂為害者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也

大札大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鄭康成曰札疫癘也凶凶年也裁水火也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為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鄭錡曰王者作樂以導和於天下王朝所作者雖本乎雅正苟侯國或為淫哇何以一天下於至和哉故於建國之際禁其淫過凶慢之聲諸侯繫一國之風不謹於聲樂之

際鼓淫放蕩流入邪淫國亦因以亡矣始建國必禁焉防

於未然之前○李嘉會曰四者之聲何獨於諸侯新封而禁之樂感人深淡肌藏髓立國之初當尚中正四者必禁求以善民心於始也

鄭康成曰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也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也慢聲惰慢不恭也

大喪涖厥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鄭康成曰涖臨也厥興也臨笙師搏師之屬興樂器也興謂作之也

易氏曰藏瘞也大司樂涖之敬其事也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鄭康成曰謂以年幼小時教之舞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

舞象二十舞大夏○易氏曰勺者周公告成大武之詩象者武王告成象舞之詩播為樂章以教國子則有六者之舞

黃氏曰凡稱國子兼適庶也故王世子亦在文王世子曰春夏教干戈秋冬教羽籥帔羽皇旄千人等舞則為小舞

自其小時教之大司樂六舞則合之羽旄干戚備焉○賈氏曰此言

小舞則大司樂教雲門已下為大舞

李嘉會曰教國子以舞使之委蛇曲折動容貌習威儀就其抑揚進退之節以銷其驕淫矜誇之習此教國子之善灋小舞既習而後六代之舞可習矣

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鄭司農曰帔舞者全羽○鄭康成曰帔析五采縉今靈星舞于持之是也

鄭鏐曰羽則析白羽○劉執中曰羽舞秉翟以為文舞皇則用五采羽為鳳凰

之形皆執之以舞○鄭司農曰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易氏曰象鳳凰來儀○項氏曰欲其和也

鄭司農曰旄舞斄牛之尾○易氏曰象百獸率舞也○項氏曰取其順也

鄭鏐曰干執干楯以舞○鄭司農曰兵舞

鄭司農曰人舞者手舞○鄭康成曰舞無所執以手袖為威儀

鄭司農曰社稷以帔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

以干星辰以人

鄭鏐曰社稷之舞執帔有帔除之意言社稷生養乎人而除其災害四方之舞執羽有羽翼之意言四方為國翼蔽如鳥之有羽旱暵之舞以皇皇鳳之雌也為羣陰之長旱則陽勝陰舞以皇所以召陰而却陽也旄即旄人所教之舞也夷樂散樂賓客之燕樂用之或謂辟雍用旄無所考人舞則宗廟用之八佾六佾皆以人為主地官之屬所用者止繫於民事舞師言兵舞此言干舞變干言兵實一而已○易氏曰地官舞師之四舞不及旄舞人舞者教其所當用非國子之小舞若舞師先教兵舞則以祭祀大小為先後樂師先教帔舞則以所教之序為先後以人舞非舞之正故列於數者之末○愚案餘說見舞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

鄭鍔曰承上文教國子又教之奏樂以為王行步之儀
 王昭禹曰樂師所教教作樂者堂上之行而肆夏作門外
 之趨而采薺作一行一趨有其儀與樂節相應不可不豫
 教焉○鄭鍔曰在堂則賓尚遠故行出門則賓已近故速也

肆夏趨則疾疾則欲齊而整肅焉故奏采薺○鄭司農曰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

鄭康成曰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

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

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大師於是奏樂○王昭

禹曰王之行趨既然車之疾徐亦如此故曰車亦如之且

王於賓客饗食則在廟其燕則在寢或步或乘出入皆有

儀王之進退豈苟乎哉○劉執中曰車亦如之者則五御之法有緩急和鸞之聲動則相應

賈氏曰先言行後言趨又云環拜從內向外而言是出時

也玉藻趨以采薺行以肆夏先言趨後言行從外向內是

入時也○王氏詳說曰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

肆夏此又行以肆夏不奏王夏者何耶蓋司樂出入謂廟

中時此謂出迎賓客及升車時肆夏所用亦廣王出入則

奏之大司樂樂師是已享元侯則奏之晉穆叔所謂肆夏

天子所以享元侯是也告祭柴望則奏之時邁所謂肆于

時夏是已送賓則奏之禮器所謂其出也肆夏以送之是

已鄭氏於禮器以肆夏當為陔夏是徒知賓出入則奏陔

夏不知肆夏之用為廣也

黃氏曰祭祀朝會師甸封建之時王在五路其步趨之節

責大馭焉五路之上王安佚矣然而顧車之行而聞肆夏

之聲則猶吾於堂下顧車之趨而聞采薺之聲則猶吾於

門外造次無非禮者樂師之所教大馭之所馭與有力

環拜以鍾鼓為節

鄭司農曰環猶旋也

○此氏曰漢何武舉方正召見槃辟雅拜有司劾其虛為服虔曰槃辟雅拜行禮之容拜也師古曰槃辟猶盤

旋也此儀至漢猶在

愚案環拜羣臣環王而拜祭天地祭宗廟朝日之類俱

有拜王拜于中羣臣環列而拜之于外則謂之環拜

鄭鍔曰環乃回環之義羣臣環外而拜天子拜者眾惡其

不齊故奏鍾鼓為節使聞鼓而拜聞鍾而止

易氏曰行趨者接賓之儀環拜者賓拜之儀樂師於是教

國子之樂儀欲君臣上下無非禮也爾雅曰堂上謂之行

門外謂之趨是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

作齊侯曰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為車送迎

之節是王者有車出迎賓之禮亦因車之行趨為之歌肆

夏采薺蓋肆夏之樂其聲舒以緩采薺之樂其聲數以疾

此王者接賓之樂儀至於朝會諸侯於外朝之位與夫合

諸侯於國門外方明壇之位則有環拜之禮雖不詳見而
賈氏於方明壇之位則曰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
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
此禮之大者必以鍾鼓節之為作止之節也
凡射王以騶虞為節

鄭鍔曰凡射則大射燕射賓射之時皆奏此詩○薛氏曰

先鄭釋此以為騶虞聖獸鄭氏釋騶虞之詩亦以為義獸

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不知彼何所見吾觀騶虞者天子之

官記曰樂官備又曰天子以備官為節○劉執中曰賢人眾多則官備而治其弗至者乎

蓋騶者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記於季秋天子乃教於

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則騶者田獵之官經於大閱則虞

人萊所田之野謂山虞於大田獵萊山田之野澤虞於大

田獵萊澤野則虞者山澤之官而與於田獵者騶虞掌田

獵之官宜以殺獸為事乃一發止於取五紀其仁如此天子取之以為射節者此也○王氏曰以騶虞為節者樂仁而殺以時○鄭

又曰一發五縱其義以為獸之數五而王射以一矢不欲多殺者乃愛物之仁心故奏是詩言天子以仁而愛物為主

諸侯以狸首為節

鄭鏞曰諸侯三節以聽四節以射詩則狸首也詩之辭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蓋言諸侯不敢寧處惟朝于天子則享安譽也狸之為言不來也狸首言射乎不來者之首為諸侯者必當朝王不朝則射之將以為不朝者之戒○呂氏曰狸首之詩亡矣記有原壤所歌之辭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狸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君子相會不以微薄廢禮猶白茅死麕可以聘如玉之女匏葉鬼首可以為君子之獻執手者所以道舊結權言君臣相與習禮而結權奉天子以修朝事故諸侯之射以是為節

大夫以采蘋為節

呂氏曰采蘋詩言大夫妻能循灋度采蘋采藻盛之湘之

奠之皆在家所習教成之祭之事大夫妻已嬪能循在家姆教之灋度乃可以承先祖共祭祀卿大夫已命能循其未仕所學乃可以與國政故卿大夫之射以是為節士以采蘋為節

呂氏曰采蘋詩言夫人不失職所謂采蘋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蓋夫人無外事祭祀乃其職惟敬以從事是為不失士之事君何以異此敬恭朝夕事事而已然後盡士之職而不愧故士之射以此為節○鄭鏞曰采蘋詩言于沼于汜于澗之中無以異乎采蘋之詩序言可以奉祭祀不失職亦無以異乎采蘋之循灋度之語詩人列采蘋於采蘋後今之射節先采蘋後采蘋士之歌用前大夫之歌用後余甚疑所歌之義恐此二篇歌奏之時有遲速不同故分為大夫士之射節

總論

呂氏曰天子之德莫大於好生繼天也諸侯之德莫大於奉朝事事君也卿大夫之事莫大於瀆先王守道也士之德莫大於敬事死命也詩不可以無義故各以其所樂告之所以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立無暴亂之禍矣

薛氏曰夫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且歌射節所以為聽也天子九節諸侯七節大夫五節不間尊卑皆用乘矢矢之所發四節作矣是天子未射先歌者五諸侯未射先歌者三大夫未射先歌者一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先以聽則寡所以優尊者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

賈氏曰掌其序事謂陳列樂器及作樂之次第○鄭鏗曰使不失先後之倫

治其樂政者謂治理樂聲得其正不淫放也○鄭鏗曰使樂工不敢為淫亂之聲
李嘉會曰樂事在前樂政在後何也惟掌其序事節奏有緒舉知其宜則可以治其樂政凡下文所謂小事用樂樂成告備者皆樂政也又有賞罰有升黜凡樂師提綱總領之權總樂政也

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

鄭康成曰小事小祭祀之事○易氏曰舞師言小祭祀不與舞而此下文言皐舞則非舞師所謂小祭祀也謂大神示

大鬼之外皆小事之樂令奏鍾鼓言嚴其始而已 ○王昭禹曰令奏鍾鼓則令其屬也小

事樂師令之大事大司樂所令也

凡樂成則告備

易氏曰樂所奏一竟為一成不特天神大示大鬼之樂為然據大司樂言凡天神皆六成凡地示皆八成凡人鬼皆九成每一成則樂師皆為之告其備皆有舞以節其樂 ○鄭鏗曰小宗伯告備于王告禮之備也肆師禮成則告備

告禮事之畢也事畢言禮已畢此則告樂之備爾
 王氏詳說曰案大射禮曰大樂正命大師曰奏狸首此命
 奏者樂師而非樂正也案燕禮曰大師告于樂正曰歌備
 此告備者樂師非大師也蓋諸侯之射禮燕禮與天子不
 同此所以命奏者在於樂師告備者在於樂師是樂師早
 於樂正而尊於太師也

詔來瞽臯舞

鄭康成曰詔視瞭扶瞽者來入也臯之言號告國子當舞
 者舞

王昭禹曰瞽無目非可顧視故詔其來舞有節非可速故
 詔其緩臯緩也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鄭司農注大胥曰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王昭禹

曰以其父兄有爵列於國故謂之國子以其眾言謂之諸
 子以其教於學謂之學士○賈氏曰此謂祭末至徹祭器
 之時樂師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今云帥
 學士而歌徹者此絕讀之然後合義歌徹之時歌舞俱有
 所謂帥學士使之舞歌者自是瞽人歌雍詩也徹者主宰
 君婦耳○鄭鍔曰祭將畢恐其不敬故歌詩以見其敬以
 周頌攷之雍禘太祖也此所歌以徹者其雍詩乎○王昭
 禹曰歌雍學士也樂師則帥之而已

今相

鄭司農曰告當相瞽師者言當罷也瞽師盲者皆有相道
 之者故師冕見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
 某在斯曰相師之道與
○劉執中曰樂滿矣瞽矇當退則令視瞭以相之
 鄭鍔曰祭之始詔使扶之而來其終也相之以往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

王昭禹曰饗以飲為主食以食為主○鄭鍔曰孔子語魯大師以樂則知樂之有序蓋如此故曰掌其序事若夫饗食諸侯則奏樂之際序其作樂之事故令奏鍾鼓以為節樂終則令相瞽矇以退皆如祭祀之儀惟不入牲之事異而已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王昭禹曰燕射謂王與羣臣燕而行射禮○鄭康成曰射

夫衆耦也

○賈氏曰凡射有三番又天子六耦畿內諸侯四耦畿外諸侯三耦前番直六耦三耦等射所以誘射故也第二番六耦與衆耦俱射第三番又兼作樂經直云射夫鄭知衆耦者以其三番射皆弓矢舞若言六耦不兼衆耦若言衆耦則兼三耦

王昭禹曰帥其耦而治之者射人也帥之使舞者樂師也大司樂詔諸侯以弓矢舞諸侯尊也樂師帥射夫射夫卑也飲燕之間必用射皆特為禮以觀德抑又為有事之備

樂出入令奏鍾鼓

易氏曰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此三夏皆瞽所歌之詩有歌必有笙有笙必有舞如此之類皆樂之出入令奏鍾鼓以節之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鄭鍔曰王師大獻今奏愷樂則王親征之師故大司樂今之軍大獻教愷歌遣將出軍而歸故樂師教之又倡之異尊卑○王昭禹曰歌出於人聲有倡有和故樂師倡之使所教之瞽矇和焉
○李嘉會曰愷歌於堂上愷樂作於堂下二者相應愷歌在前樂師倡之

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

賈氏曰樂器即明器若檀弓云木不成斲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
○王昭禹曰猶大喪之廢焉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為所以陳之而已○賈氏曰樂官笙師搏師之屬
○易氏曰謂大胥至司干○鄭康成曰帥樂官往

陳之及序哭亦如之

王昭禹曰小宗伯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樂師又帥樂官而哭樂器以明先王之盛德感人之深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故睹器而思其人則哭也必使樂師帥而哭亦以明哀樂之相仍舞用翬亦此意也

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鄭鍔曰掌其政令所以統治之其有爭訟則為斷其曲直此所以名為之師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胥有才知之稱禮記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于大胥佐之

鄭鍔曰閭胥以胥名之謂其才智足以長人樂官名胥胥者相也惟有才智然後能相人大胥相樂官之樂政其所相者於諸胥為大

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王氏詳說曰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是學士者國子之謂以其父兄有爵於國者言之則曰國子以其衆言之則曰諸子以其教言之則曰學士周之時喬木有世臣棠華有賢者之後夫豈無自哉

鄭司農曰版籍也今時鄉戶籍世謂之戶版大胥主此籍

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

○黃氏曰

學士之版凡學者皆著籍於此獨致諸子將合之於舞位不敢使適子與於此適子嘗學小舞何為至合舞始別異之干戈羽籥不可以不學合舞則有什五有長少將以其才為之等適子雖非才猶不使庶子臨之況有王世子

○鄭鏗曰宮伯掌士

庶子凡在版者司士掌羣臣之版此所謂學士之版皆書

名於版以待有用則致之使自至

○王氏曰其已至者以待之其不至者以致之○劉執中曰來學者待而

籍之德成者致其名於王

王氏詳說曰大胥既待致諸子夏官復以諸子名官何耶

蓋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

子若有渾甲之事則授之車甲是教之以兵也此教之以

樂

李嘉會曰夏官有諸子掌國子之倅今不曰公卿大夫之子又不曰庶子乃曰諸子者蓋諸子所掌之國子脩德學道合學合射其藝已進故令大胥掌其籍而升致之必曰待者待諸子之教治已成此則致之而已故大胥一職止見合舞合聲不見教事以有諸子之教在前也名曰學士非徒國子必國子之才藝者掌其名數之版有其人則充之亦待意也

春入學舍采合舞

鄭康成曰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賈氏曰舍即釋

采即菜也

鄭鏗曰禮有釋奠有釋菜莫厚於釋奠莫薄於釋采蓋釋

奠則有迎牲有酌獻有授舞者器之禮所以致恭於先聖

釋采則不舞不授器不殺牲但以蘋蘩蕝藻之類告虔於

先師而已

○崔氏曰先師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所謂知樂者也若有詩書之德者亦各祭於其所教

之學漢時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書有伏生詩有毛公此之謂先師也

○藍氏曰釋采禮之至簡者皆

不在多品貴其誠也其用有三每歲春合舞而行之月令

云仲春命樂正合舞釋菜也始入學則行之文王世子云

既受器用幣然後舍菜是也學記云太學始教皮弁祭菜

示敬道也

七百廿三
校羽于旄皇人未嘗合也大胥春始入學合而教之

秋頒學合聲

鄭鏐曰月令春入學合舞秋入學習吹學無二義皆學宮也蓋周家建五學其中謂之辟雍水南曰成均水北曰上庠水東曰東序水西曰瞽宗春令學士始入學所入者辟雍也總處於此以觀其能至秋則所觀者已久知其所宜矣於是分而處之宜學禮者處之瞽宗宜學書者處之上庠宜學干戈者處之東序宜學語者處之成均非惟不分學字以為二義又合周家立學之制

○易氏曰合舞於入學之後合聲於頒學之後是知其為瞽宗之學蓋瞽宗見於大司樂有所謂成均之法又有所謂樂祖之祭皆所以為禮樂之教春入學舍采者即入瞽宗之樂舍采於樂祖秋頒學者即以成均之法頒之於瞽宗之學○楊氏曰鄭解頒學亦有意勝於諸說但亦有過當處頒學只是秋時入學分典學者齋舍為一冬習業居隩避寒之地與春時入學不同故異其文謂之頒學案尚書大傳稷鉏已藏新穀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是一冬九十日當在學之人數甚多非一學所容須分在諸處若四時在學者惟國子與國之後造其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皆有常處禮樂皆在瞽宗書在上庠不應至秋時方始分

鄭康成曰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王氏曰樂之聲

以言為本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鄭鏐曰合舞必以春合聲必以秋蓋春陽用事德在木木曰曲直而主乎貌舞見於形貌之間或俯或仰木之象也故合舞以春所以順乎陽秋陰用事德在金金曰從革而主乎言聲見於辭氣之間或抑或揚金之象也故合聲以秋所以順乎陰

王氏詳說曰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是春未嘗不學聲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干戈武舞羽籥文舞是秋未嘗不學舞此言合舞以春合聲以秋蓋大合舞大合聲與平日之學舞學聲異記所言者主教國子此言者主合國子平日所教所以不同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

易氏曰合舞合聲教之序也此教之成也故言六樂之會鄭鏗曰及教以舞則以六樂之會正其舞之位方其分樂而各奏不患其舞位之不正及會合而並奏其人多其列衆位始不正矣於是焉必正其位如雲門大卷不可以處後大濩大武不可以居前之類其位已正乃序當舞之人已舞者出未舞者入使先後不失其倫

劉執中曰六樂之節舒徐不同六舞之位遠近不一故立表以會其節與其位自南表而舞至北表者再表為一成則六成矣自北舞而南者一故舞為九成而樂為九變則表為六樂之會者歟出入其表以就八佾者皆以長少為序

比樂官

鄭康成曰比猶校也○鄭鏗曰比校作樂之官欲無一樂

之不備杜氏曰次比樂官也

展樂器

鄭康成曰展謂陳數之○鄭鏗曰展省作樂之器欲無一樂之或缺大司樂展其聲此則展其器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鄭康成曰擊鼓以召之文王世子曰大昕鼓徵所以警衆○王昭禹曰召之使興舞也

序宮中之事

王昭禹曰宮中之事謂序王宮之中國子之宿衛而學道藝者春秋之所學各有其序如大胥之所掌是宮正言比宮中之衆寡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則大胥序宮中之事者如此李嘉會曰宮伯所掌之事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

王昭禹曰徵則召之使來令則使之有為比則校敘其多寡之數使之類聚而羣分○賈氏曰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召聚舞者小胥贊大胥為徵令校比之攷其在否

釁其不敬者

鄭康成曰不敬謂慢期不時至也釁罰爵也詩云兕觥其釁○劉氏曰罰以示媿恥焉

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鄭康成曰撻猶扶也扶以荆扑○鄭鍔曰八人為列左右前後各以其序苟立於其列有怠慢不謹者必撻以記之○王氏曰肆師誅其怠慢則祭以懲慢為先小胥撻其怠慢則學以懲慢為急祭言誅之政也學言撻之教也○易氏曰比之而不敬然後有所謂釁釁之而怠慢然後有所

謂撻

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

鄭康成曰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筍簾者○王氏詳說曰凡樂縣有鍾磬鼓鐃此所謂金石之樂也然磬則無所不縣鍾與鼓鐃則有所謂縣者有所謂不縣者蓋周人縣鼓與鐃惟縣一而已是故鐃有不縣者磬師云擊磬擊編鍾磬則磬師擊之不編鍾則鍾師奏之是鍾有不縣者此磬所以謂眾聲之首也

鄭司農曰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

特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墻故謂之宮縣鄭

王以宮言見王德之備周乎四方諸侯則有所缺而不備而況於大夫士乎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

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故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

人○王氏詳說曰天子南面諸侯北面自宮縣以下曰軒縣則缺南面曰判縣則併缺北面曰特縣則非東即西案大射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

其南鍾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鍾皆南陳是階西階其位皆比其面在南者皆無縣然又云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則是又有南面者何耶說者以為諸侯與其臣大射其縣皆三面所謂南面者鼓而已曰鍾曰磬曰鐃則無縣焉知此則知大夫之判士之持皆無南面所以尊天子矣春秋之時衛侯從仲叔于奚曲縣之請為非禮晉侯賜魏絳歌鍾之半為得禮

鄭鐸曰既正其縣又辨別其聲欲其節奏之不爽○易氏曰鍾磬鼓鐃其聲不一以待辨而後正○項氏曰其聲所用各有律呂故辨其隆殺又正其堵肆之名以見其等降之不同聲不爽則樂必和名不同則禮不僭官曰小胥其所掌豈小哉

李嘉會曰樂縣不同豈諸侯大夫在國之時其縣則然亦豈朝聘之時王燕享之而所縣之樂若是也蓋在國與朝王所用之樂皆然

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
薛氏曰杜氏以鍾十六枚為一肆則堵者八枚矣此說然也而鄭氏以各十六枚為一堵鍾一簋磬一簋為肆宜不

然春秋傳曰歌鍾二肆是三十有二枚矣故編鍾十有六然後一簋之鍾全編磬十有六然後一簋之磬全一簋之所垂者鍾磬各止於八然後謂之堵鄭氏以鍾一簋磬一簋為肆其半者其或有鍾而無磬有磬而無鍾乎其說固不通矣又曰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其說未是但泥於十六枚為一堵之說不知八枚為一堵之器至論其士之特垂則曰天子之士垂磬而已不知鄭氏何所見而言有磬而無鍾不知果何以和樂吾固謂天子之士鍾磬各十六枚為一肆諸侯之士鍾磬各十八枚故為堵○鄭鐸曰編鍾八編磬八共十六枚同在一簋名謂之堵堵如墻堵謂其半也十六編鍾為一簋十六編磬為一簋則謂之肆肆如市肆之肆謂其全也左傳鄭人賂晉侯以歌鍾二肆又觀晉侯以樂之半賜

魏絳魏絳於是乎有金石之樂晉諸侯耳當三面之軒縣

蓋得二肆之半分為左右歟○易氏曰天子宮縣每面鍾磬各十六枚四面各六十四枚諸侯以下降殺以兩諸侯三面鍾磬各四十八枚卿大夫兩面鍾磬各三十二枚士一面鍾磬各十有六枚雖尊卑多寡不同而每面皆各十六枚故謂之肆若諸侯之卿大夫判縣則每面鍾磬八枚兩面共鍾磬各十有六士特縣各八枚而已惟其得每面之半故謂之堵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或曰大師之職專在和合樂聲故夫子語大師樂非善知音聲何能職此哉○薛平仲曰自司樂至小胥所掌皆樂之事則樂事之或奏或歌要必有所屬是故奏歌其樂者瞽矇也所以相瞽而奏歌者則眡瞭也以奏歌而教瞽矇者小師也所以使瞽矇之有所取正者則大師也是以大師之官必以下大夫二人居之○賈氏曰此下直云瞽矇

三百人無府史胥徒者以其無目不須人使是以有眡瞭

三百人○李嘉會曰瞽矇祭祀所用不若是多也而數之多至三百人先王以待天下之瞽矇焉耳

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

愚案六律六同詳見大司樂

胡氏曰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黃鍾者中之色為

六氣之元始於子在十一月二日大蕤蕤奏也言陽氣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五日姑洗洗潔也言陽氣洗物姑潔之也位於辰在三月四日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

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於五月五日夷則則灋也言陽氣正灋度而使陰氣夷當陽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六日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

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呂者一曰大旅旅旅

也言陰大呂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二日
 夾鍾言陰夾助大蕤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
 二月三日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
 氣濟物也位於巳在四月四日林鍾君也言陰氣受任助
 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在六月五日南呂
 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六
 日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該種也位於亥
 在十月

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
 匏竹

愚案文之播之詳見大司樂

王昭禹曰大玄曰聲生於日律生於夜聲非十二律不能
 發律非五聲不能節五聲非變不能盡故一律之中莫不

具五聲五聲之中有所謂五變五聲之本生於黃鍾黃鍾
 為宮管九寸九之則其數八十一三分宮而去一下生徵
 其數五十四三分徵益一而上生商其數七十二又三分
 商去一而下生羽其數四十八三分羽益一而上生角其
 數六十四多者濁少者清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又
 清於角角之聲又清於商其配則土火木金水其象則君
 臣民事物

易氏曰五聲寓於八音八音實直乎八卦金鍾也屬兌石
 磬也屬乾土埴也屬坤革鼓鼗也屬坎絲琴瑟也屬離木
 祝敔也屬巽匏笙簧也屬艮竹簫管也屬震

○薛氏曰以方言之金石土類也西凝之

方故三者在西匏竹木類也東生之方故三者在東絲成於夏故在南革成於冬故在北大師之序先之以金石土中之以革絲後之以匏竹木蓋西者聲之方虛者聲之本故音始於西而終於東西則先金石而後土者陰逆推其所始東則先匏竹而後木者陽順序其所生革絲居南北之正而先革後絲者亦先虛之意歟○李嘉會曰萬物盈天地間若堅若脆若勁若弱若實若虛若沈若浮莫過於金石土革匏絲竹木而天下之音具有焉

鄭鏗曰文之以五聲足以相生未足以為樂必以八音播之則樂成而可聽矣播言播而散之也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此樂之所以成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鄭鏗曰大師掌吹陰陽之管以和樂又教六詩夫詩之六義彼人安能通知以教人耶康成以為教瞽矇彼為瞽矇者安能有六德以為本耶愚謂是說康成之失也以理推之蓋教國子以歌六詩耳彼疑國子不當學詩於樂工殊不知古者作樂必歌詩以為音風賦比興雅頌皆所歌之音知音調之高下惟大師耳國子不學於大師而誰學耶大司樂能教之以其義大師能教之以其音故曰教六詩

○王昭禹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鄭康成曰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也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鄭康成曰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美盛德

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鄭康成曰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風

出於德性雅出於灋度頌出於功業三者詩之體也直述

其事而陳之謂之賦○鄭康成曰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以其所類而況之謂

之比○鄭康成曰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以其所感發而比之謂之興○鄭康成曰興

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勸諭之三者詩之用也即其章言之則曰六詩即

其理言之則曰六義大師教之以樂章故曰六詩

以六德為之本

鄭鏗曰此六德乃大司樂所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之德

若以為教瞽矇則彼賤工詎可責以中和祗庸孝友之德

哉○王昭禹曰君子之學詩豈徒誦其空言要之本於德

而已

以六律為之音

鄭鏗曰六德為之本所以成其性六律為之音所以和其

聲大司樂之教施於前然後大師之教行於後康成又謂以律視其人爲之音乃引子貢問師乙以已宜歌之事爲證子貢所論者人之性非論六律爲音之義亦康成之失

○黃氏曰聲成文謂之音不以六律音不可得而正也
王氏曰以六德爲之本故雖變猶止乎禮義以六律爲之音則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王昭禹曰言以六德爲之本則知所謂音者末也言以六律爲之音則知所謂本者性也教六詩雖以六德爲之本然非播之於音則其聲無所發非和之以律則其音無所正

○楊氏曰以六德爲之本故可以觀可以怨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以六律爲之音故可以美教化移風俗

大祭祀帥瞽登歌今奏擊拊

鄭司農曰登歌歌者在堂登歌下管貴人聲也

○賈氏曰謂下神台樂皆升歌

清廟故將作樂時大師帥瞽人登堂於西階之東北面坐而歌者與瑟以歌詩也

王昭禹曰擊拊即書云擊石拊石此堂上之樂也○黃氏曰明堂位曰拊搏玉磬指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是登歌則擊磬戛擊琴瑟戛擊搏拊皆擊義玉磬琴瑟皆有擊拊之名○鄭司農曰樂或當擊或當拊是也

○鄭康成曰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賈氏曰拊所以導引歌者故先擊拊瞽乃歌也歌者出聲謂之奏

下管播樂器今奏鼓鞀

賈氏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故云下管

○鄭司農曰吹管者在堂下

○鄭康

成曰特言管貴人氣也○賈氏曰聲出曰播謂播揚其聲奏即播也○黃氏曰播以樂器播詩也樂器鼓祝敵墳簫管也

○賈氏曰樂器即笙簫及管

鄭鍔曰康成謂鼓鞀管乃作蓋以鼓爲考擊之義然經文

既言奏不當又言鼓則令奏鼓棟者令樂工奏大鼓與小鼓也鼓為眾樂之號令故欲播樂器必奏鼓將奏鼓必奏棟以為之引也
○鄭司農曰棟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為大鼓先引故曰棟棟讀為道引之引
易氏曰奏擊拊以導歌而後瞽者歌焉奏鼓棟以導管而後樂器播焉樂之與歌必有所導而後從必有所令而後奏此節奏之序

大饗亦如之

王昭禹曰所以敬諸侯亦如祭祀之禮

大射帥瞽而歌射節

鄭鍔曰帥瞽矇而歌駟虞狸首采蘋采芣之詩以為射節

○李嘉會曰大射則有歌小射則不歌亦如大獻之有愷歌小獻止於樂也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鄭康成曰大師大起軍師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

殺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

易氏曰六律陽聲六同陰聲即陰陽以候其氣則葭灰一動而八風從律以十二律應十二風而後可以察天地之

和大師以是而聽軍聲宜其吉凶應焉
○王昭禹曰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

死聲楚必無功古之人所以望敵而知吉凶先事而知勝負者用此術也然王者之師而猶聽軍聲而詔吉凶蓋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不敢輕也

易氏曰占軍旅之勝者無過於天時大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亦以同律之所聽者可信不誣故耳

大喪帥瞽而廡作匱謚

王昭禹曰死則陳儀物於庭序以興觀者欽則謂之廡

○鄭康成曰廡與也與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考列其德行而誅之以言則謂之謚於大

喪之廡則帥瞽而作匱謚以瞽掌樂王德成於樂謚則成

德之名也

八國之瞽矇正焉

鄭康成曰從大師之政教

○李嘉會曰國之瞽矇已不屬樂師者亦以正於大師不使淫邪之入人聽也

小師掌教鼓鼗祝敔塤簫管弦歌

鄭康成曰教教瞽矇也

○黃氏曰鼓鼗皆教瞽矇祝敔塤簫管弦歌皆教瞽矇亦教瞽矇

○鄭鏗曰

此言鼓如孟子所謂今王鼓樂於此之鼓瞽矇受教於小

師其所播者鼗也祝也敔也塤也簫也管也弦也歌也而

不言鼓則知此鼓為鼓樂之鼓矣鄭謂出音曰鼓是也

鄭康成曰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鄭司

農曰祝如漆篥中有椎

○項氏曰祝以合樂

敔木虎也

○鄭鏗曰敔如伏虎背上有七十二鉏鉞所以止樂

聶崇義曰塤燒土為之大如鴈卵謂之雅塤郭璞爾雅注

云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謂之

頌塤凡六孔上一前三後二又笙師掌吹塤世本云暴辛

公作塤圍五寸半長三寸四分○鄭康成曰簫編小竹管

如今賣飴餠所吹者

○賈氏曰廣雅云簫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三禮圖云簫長尺四寸頌簫長尺二寸○通卦驗注云

簫管形象鳥翼鳥為火火成數七生數二二七一十四簫之長由此

○鄭司農曰管如篪六孔

○鄭康成曰如篪而小併

兩而吹之今大子樂官有焉

○項氏曰弦琴瑟也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周

天之度廣六寸象六合七弦象七星瑟長八尺一寸九九

之數廣一尺八寸二九也二十七弦三九也○鄭康成曰

歌依詠詩也○易氏曰有堂上之樂有堂下之樂有上下

兼用而不可缺者弦歌用之於堂上鼓鼗塤簫用之於堂

下祝敔則堂上堂下皆用之以為作止之節書曰戛擊鳴

球搏拊琴瑟以詠戛擊祝敔用之以節堂上之樂者也又

曰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用之以節堂下之樂者也堂上言

聲堂下言器若大師所言登歌下管則歌者在上匏竹在

下此不易之定制而小師以弦歌列於塤簫之下者小師

所言者教樂之序而大師所言者用樂之序也

大祭祀登歌擊拊

胡伸曰拊革鼓也樂以登歌為貴凡以詠者舉堂上之樂

○愚案登歌擊拊說見大師 ○易氏曰登歌則瞽矇擊拊則小師大師令其

奏而已

下管擊應鼓

鄭康成曰應鼗也應與鞀及朔皆小鼓所用別未聞○賈

氏曰擊鼓者先擊小後擊大故大射云應鼗在東朔鼗在

北○黃氏曰朔鼗應鼓朔鼗所謂鞀也 ○鄭鏗曰及下管則擊應鼓大師令奏鼓

鞀小師則擊應鼓不鼓鞀蓋鞀者所以引眾鼓而應則以

為眾鼓之應也周頌所謂應鞀縣鼓正謂是○王昭禹曰應鼓為鞀鞀之引鞀必有應應必有鞀互相備也

必有鞀互相備也

徹歌

鄭康成曰於有司徹而歌雍○李嘉會曰徹歌無大師之

命而自歌者乃其職也

大饗亦如之

王昭禹曰說見大師○陸氏曰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於

太廟升歌清廟下管象文王世子曰天子養老登歌清廟

下管象祭統曰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天子之禮康周

公故以賜魯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天

子之祭祀養老饗諸侯諸侯之相見魯之嘗禘皆升歌下

管貴人聲也歌清廟示德也象管示事也小師大祭祀大

饗登歌而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猶小祀不興舞也

大喪與歆

鄭康成曰從大師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鞀

鄭康成曰如大師。○黃氏曰小祭祀不當擊雷鼓靈鼓則擊棟舞師不鼓四方早曠之舞是也。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鄭鏐曰六代之樂並作慮其聲音或失之過既掌其節又掌其和先儒以和為錚于謂以金錚和鼓然小師不掌錚于認一和字指為錚于何所據竊謂當為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而後和之之和掌其音節使一人倡之眾工從而和之乃所以為節耳。○王昭禹曰六樂之作其先後曲直則有節而小大清濁相應而不和陵則和矣國語曰聲應相保曰和又曰大昭小鳴和之道也。○李嘉會曰職專於是則所責亦在是故特表而出之。

瞽矇

鄭司農曰無目盼謂之瞽有目盼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瞶。○賈氏曰詩有瞽矇書有瞽瞍此有瞽矇三者皆文不具司農參取三處為三等解之無目盼謂無目之盼脉有目盼而無見謂之矇謂矇然

有盼脉而無見也有目無眸子謂之瞶者謂目睛黑白分明而無眸子人○鄭鏐曰王者作樂欲審音以知政必使瞽矇者謂其收視於內不亂於外聽必審也然人而無見乃廢疾也使其疾而見廢則先王之所不忍是故使之司聽茲又不忍棄人之仁也。

掌播鼗祝敔埴簫管弦歌

鄭康成曰播謂發揚其音。○賈氏曰此八者皆小師教此瞽矇今於作樂之時播揚以出聲也。

李嘉會曰瞽矇播之小師教之止見於八音而已若磬師之鍾磬緹樂燕樂縵樂眠瞭之頌磬笙磬笙師之竽笙應雅則皆不與何故蓋大師小師瞽矇所掌皆宗廟祭祀之樂及大饗大射大師之樂也。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劉執中曰諷誦詩而不言六詩者因大師作匱謚而諷誦

先王平生功德之詩○鄭鏗曰或謂誦詩所以知古人之興衰又誦其真繫小史掌真世繫謂為史官當定公卿大夫與夫帝王之世繫今此瞽矇又安知世真繫之事乎愚攷先儒之說以真為帝謂世帝繫者乃古書之紀述帝王之本繫又嘗攷國語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以戒勸之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心以春秋對世言則知世如世本之類使之諷誦乎詩與世又定其所傳之繫以諷誦使人君知古之傳世者有德則子孫縣遠而世繫不衰無德則子孫之傳不遠所言者不定則其間也不信故必真而後諷誦之鄭康成云世之而真其繫竊謂當讀諷誦詩世一句真繫為一句

黃氏曰諷誦其詩以其世定繫次其盛衰為可知今詩之有繫次瞽矇傳之也曹檜之詩失之矣

愚案誦詩而及於世真繫者如商頌五篇作於商高宗

之世周頌風雅合九十篇作於成王之世既知世之所尚則真樂以繫焉定那樂章係之祀成湯定清廟樂章係之祀文王誦詠之以五聲弦歌之以琴瑟將以歌之播於樂章而奏諸祭享之時若小史之真繫世是真其所出之世系非誦詩之世真繫也

鄭鏗曰先王使公卿大夫士各致其規諫非不足以聞道彼賤而樂工乃使之諷誦古詩及世繫何邪得於言則其聽也未必審得於樂則其聞也入必深情之所樂者在是則耳之所聞者必詳因悅樂之時得規諫之益其效捷於公卿士大夫之諫當諷誦之詩則鼓琴瑟所以和平人君之心心和平則聞規戒之言不惟不怒且樂而無倦

○黃氏曰諷誦

鼓琴瑟誦誦而鼓琴瑟即書搏拊琴瑟以詠

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陳蘊之曰九德用於大祭大祭帥瞽登歌是也六詩用於大射大射帥瞽歌射節是也

○愚案九德見大司樂六詩說見大師

鄭康成曰役為之使

眡瞭

鄭鍔曰孟子曰胥中正則眸子瞭焉眡瞭之職皆明目者為之蓋樂工用瞽矇三百人故用眡瞭亦三百人扶之其視明瞭又明樂

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王昭禹曰瞽矇掌播鼗而眡瞭亦播鼗二者皆受教於小

師故小師曰掌教鼗鼓

○鄭鍔曰播鼗鼓本瞽矇之事為其無目故眡瞭先播使之聞之皆言播鼗蓋有先後也

薛氏曰磬之應鏞者曰頌磬頌即鏞也磬之益笙者曰笙磬大射禮曰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是應笙之磬也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是應鏞之磬鏞尚金則土類

也西凝之方也古人作樂金石土列於西方故磬頌在乎西竹則木類也東生之方也古人作樂匏竹木列於東方故笙磬生乎東若鄭氏以東方之磬曰頌則詩所謂笙磬同音書所謂笙鏞以間者何異義乎一說謂鍾磬之應歌者曰頌磬其應笙曰笙鍾笙磬春秋傳有歌鍾二肆與頌鍾磬之義同周禮有鍾笙之樂與笙磬之義同近之矣

升歌則擊頌磬笙歌則擊笙磬

掌大師之縣

鄭康成曰大師當縣則為之○賈氏曰大師無縣樂之事案大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其無目於聲音審本職雖不言縣樂器文寄於此明縣之可知眡瞭為之者以有目也

凡樂事相瞽

鄭康成曰相謂扶工○王昭禹曰瞽無相俵俵然其何之哉
 眡瞭之設正謂是也
 大喪廢樂器大旅亦如之

賈氏曰樂器謂明器司干疏云眡瞭所廢謂鼓與磬鍾師不云廢則鍾亦眡瞭廢之瞽矇大師小師皆不云廢者以其無目瞽矇所云祝敎等皆眡瞭廢之也不云奉而藏之文不具也○黃氏曰廢與陳義本同而廢則有感動悲戚之意陳則陳列之而已鄭康成廢皆為興廢為興訓則當為興起之興所謂感動悲戚也鄭以為興作或為興造如大喪明器皆可言作大旅廢樂器乃以為旅非常祭於時乃興造其樂器則何義邪大旅有災故而樂不作眡瞭祭祀正樂故廢之見憂戚之意笙師樂器惟笙用於祭非其盛者陳之而已○王昭禹曰大喪廢樂器則陳樂器於庭

序也大旅有大故而祭亦陳樂器而不作故亦如之
 賓射皆奏其鍾鼓

黃氏曰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瞽歌眡瞭奏其鍾鼓○鄭康成曰鼓鞀以奏之其登歌大帥自奏之

鞀愷獻亦如之

杜氏曰鞀戒守鼓也○王氏詳說曰鼓軍事者鼓鼓也鞀鼓其聲也案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鞀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煦此三鞀也○鄭康成曰愷獻獻功愷樂也

黃氏曰愷獻有歌鞀亦或有歌鞀歌今警場有歌自大師至眡瞭其設職皆以升歌聯下管而射愷獻愷有歌故眡瞭通掌之獨不掌九夏謂之金奏鍾師專職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一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薛平仲曰自大師至眡瞭既以掌奏歌之節則夫因其聲之所合達其聲之所寓度數齊量要必有托而可考此典

同已下之官所以繼此也雖然樂器之制攷之於六律六同典同則掌六律六同之和者也律同不可偏廢而官特

曰典同何哉蓋樂以統同為貴十有二律之相配必分其六以為同取諸陰陽之合也鄭鑄曰名官不以律而取同為名同陰律也陽律主乎倡而陰律和之陰之為氣憑伏

而不出其為聲忽微而難調名官以典同則和和則器可制陰陽合則生生之理為不息故典同掌其和以為樂器先用以為十有二辰之鍾次用以為十

有二辰之鎛度數齊量定於此而後樂器從之然以磬為聲固眾聲之所依也而金奏有所不可缺則鍾次之笙之

為聲固下管之所先也所以鼓其金奏者有所不可廢則

以鍾次之笙磬遞發於樂作之時鍾搏交鳴於作樂之際此鼓鍾必曰笙磬同音韶樂必曰笙鏞以間節奏相承有自來矣

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

鄭康成曰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於四方為作也或書同作銅

黃氏曰先鄭陰律以銅為管陽律以竹為管後鄭皆以銅為之案漢志云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吹之以聽鳳之聲其雄鳴六為律雌鳴六為呂是則制律之始本以竹一律有五聲清為陽聲濁為陰聲是為六十四調○劉執中曰律同之和謂其長短厚薄所容中度得陰陽之和氣故律同中度則中氣之至而灰飛氣至則聲和所以日月會於十二次而不差則天之陽聲順於上陰陽合

於十二辰而不繆則地之陰聲順於下故黃鍾之長用之以起五度則樂器修廣之所資黃鍾之容用之以起五量則樂器深閎之所賴黃鍾之重用之以起五權則樂器輕重之所出黃鍾之積用之以起五數則樂器多少之所差黃鍾之氣用之以起五聲則樂器宮商之所祖五法循環而相受則天地陰陽之中聲雖失於此或存於彼是以為樂器者必以律同為之本故曰凡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孫氏曰古人本同律以作樂又能審聲而知樂律之數度易定聲之高下難辨使不能辨其聲而知其如是為宮商如是為角徵羽雖有同律之數何自而和故不能審聲和樂而徒較數度之短長此後世之議樂者常如聚訟卒莫能斷其是非也

不使之偏裁其緩急不使之過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夫然後宮不至於荒商不至於破角不至於憂徵不至於哀羽不至於危是非和吉之效歟

○胡氏曰以律和聲則齊其輕重

王昭禹曰大師掌六律則曰以合陰陽之聲而典同則曰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者蓋典同掌其聲以作樂器欲其度數齊量之不亂故其詳有及於天地四方之位大師用其聲以施於樂故合十有二聲欲其高下清濁之克諧其合之也則兩之以陰陽而已

凡聲高聲砵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羸微聲齶回聲衍侈聲笱奔聲鬱薄聲甄厚聲石

鄭鍔曰器莫大於鍾於是言鍾之病○王昭禹曰凡聲生於形形異則聲異高則鳧氏所謂鍾小而長小而長其形

高○鄭康成曰高鍾形大上上大也其聲尚藏袞然如裏則其發也舒正則上下

直其形不高不下而適於正其聲緩而不速下則鳧氏所謂鍾大而短大而短其形下其聲發散疾而短聞○鄭康成曰下謂鍾形大

下下大也下則聲出去放肆○鄭康成曰陂讀為險陂之陂陂謂偏侈陂則

聲離散也險謂偏奔險則聲斂不越也達謂其形微大達

則聲有餘若大放也微謂其形微少齶聲小不成也○杜氏曰齶讀

為闇不明之闇回謂其形微圜回則其聲淫衍無鴻殺也侈謂中央

約侈則聲侈迫笱出去疾也○王昭禹曰形侈則聲散而不斂奔謂中央寬奔則

聲鬱勃不出也甄猶掉鍾微薄則聲掉○王昭禹曰鍾形薄聲動揺甄掉鍾大厚

則如石扣之無聲

劉執中曰以鳧氏之法為鍾則無病於聲中於律同而協

天地四方陰陽之和矣

薛氏曰砵聲生於高為天之陽肆聲生於下為地之陰謂

天蓋高而下者高之配也故砵聲為陽而肆聲為陰石生

於厚而為地之陽甄生於薄而為地之陰謂地蓋厚而薄

者厚之配也故石聲為陽而甄聲為陰羸為東方之陽而

衍為東方之陰蓋作於春而萌者盡達則將復還其所達

此達所以主陽而回所以主陰也緩為南方之陽而齶為南方之陰蓋陽盛於夏而重明以麗乎正則陰微進而齶此正所以主陽而險所以主陰也以箝為陽而鬱為陰則西方之聲也夫陽於南為正過乎西則侈矣陽雖尚侈然陰已斂質而真故侈與弇之聲則主於西方斂為陰而散為陽則北方之聲也夫陰至西而伏於北則已斂矣陰雖斂然陽已潛動而施矣故險與陂之聲則主於北方

黃氏曰諸家之說皆臆耳案經典同本以律辨聲而為樂器律十二故聲亦十二所謂高正下陂險達微回侈弇薄厚即十二聲故為樂器皆以此十二律為之度數皆以此十二聲為之齊量典同之下遂列磬鍾笙埙箛簫篪管皆樂器也今獨以為此十二聲者由鍾形不中法故病其聲如此則典同樂器專為鍾耳此以為未敢盡然攷二記鍾人匡曰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柝合則鬱然磬人亦曰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摩其端已上豈非所謂聲之高而甚焉者乎已下豈非聲之下而甚焉者乎十二律皆有五聲分清濁而宮為正所謂中正以平之者然則高正下陂險達微回侈弇薄厚皆其律之中聲也硯緩肆散斂贏齶衍箝鬱甄石皆其聲之形容也不然則聲之病也其數度齊量非過則不及故皆病其聲而其故為可求故磬人曰摩其旁摩其端是也諸儒鍾說此又以為未必不然何也以為盡然則於經誠未合要之此等當有所受乃可傳信臆

必疏

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

鄭鍔曰既言聲之病於是又言為器之法為樂器者用十有二律以為度數則長短多寡由此而生用十二聲以為齊量則小大輕重由此而準

王氏曰數本起於黃鍾始於一而三之歷十二辰而五數備其長則度之所起其餘律皆自是而生故凡為樂器以十二律為之數度硯聲生於高肆聲生於下甄聲生於薄石聲生於厚高下薄厚之所屬所制則有齊矣贏聲生於達衍聲生於回箝聲生於侈鬱聲生於弇達回侈弇之屬所容則有量矣故凡為樂器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

凡和樂亦如之

黃氏曰鄭謂調其故器非也其數度齊量皆合則聲可和○鄭鍔曰和樂之法亦出乎此為樂制之於未成之初和

樂調之於已成之後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鏐曰先儒謂磬為西方之音又以磬音象萬物之成蓋
立秋之音至清惟清故難調夔特以擊石拊石百獸乃率
舞詩人作樂特曰依我磬聲此所以設磬師之官教擊之
之法

掌教擊磬擊編鍾

黃氏曰視瞭掌擊頌磬笙磬故鄭謂磬師以教視瞭然視
瞭所擊磬有定名頌磬笙磬之外他磬不擊縵樂燕樂亦
有鍾磬視瞭職不掌縵樂燕樂○劉氏曰宮縣有特磬十
二罇鍾十二皆依辰次陳之以應其方之律編磬編鍾各
十有六共為一篋磬師之職掌教眡瞭擊特磬與編磬又
教視瞭擊編鍾○鄭康成曰磬亦編於鍾言之者鍾有不

編不編者鍾師擊之

○賈氏曰鍾不編者不教眡瞭鍾師自擊之鍾師之掌

也若書傳云左五鍾右五鍾

○杜氏曰編讀為編書之編

○賈氏曰史記孔子讀易

教縵樂燕樂之鍾磬

鄭康成曰縵讀為縵錦之縵謂雜聲之和樂者學記曰不

學操縵不能安弦

○賈氏曰雜聲和樂謂雜弄調和學記注云操縵燕

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

○賈氏曰燕樂即關雎二南房中謂

教其鍾磬○黃氏曰磬師掌編鍾無編磬未詳磬師不掌
鍾而曰教縵樂燕樂之鍾磬者磬從鍾也

凡祭祀奏縵樂

鄭鏐曰三宮之樂以禮神也分樂以祭以享以祀寧神將
以交神祇之歡心故奏縵樂雖非正聲亦有時而用故教
之○易氏曰祭祀奏縵樂亦取其和而已

六百廿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掌金奏

鄭康成曰金奏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鐃

自擊不編之鍾凡作樂先擊鍾故鄭云奏樂之節下云以鍾鼓
奏九夏亦先云鍾鄭云鍾及鐃者以二者皆不編獨縣而已 ○王昭禹曰鼓

人曰晉鼓鼓金奏則此所謂金奏名官曰鍾師樂雖用鼓
而以金為主

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
祴夏鵞夏

賈氏曰鍾師擊鍾而兼言鼓者凡作樂先擊鍾次擊鼓見
先後次第故兼言之鍾中得奏九夏者謂堂上歌之堂下
以鍾鼓應之故左氏傳云晉侯歌鍾二肆 ○鄭鍔曰鍾師
併與鼓言蓋奏九夏必用鍾鼓非謂鍾師擊鍾又擊鼓也
夏者頌之旅類夏大也歌之大者有九夏於頌為最大中

國謂之夏五色謂之夏南方謂之夏則夏為樂之大者其
詩之體為大矣王出入所奏之夏名曰王夏以明人臣不
得而用尸出入所奏之夏曰肆夏而享諸侯亦奏焉肆之
言安也尸以象神於祭者子行也子坐而父立恐其不安
於位故出入奏之所以安之也諸侯亦用者左氏記晉享
穆叔金奏肆夏之三穆叔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君
尊臣卑不敢安肆乃若元侯受享於王可以與之安肆矣
禮記云大夫之用肆夏由趙文子始然則諸侯用之可也
至於大夫用之則為僭矣先儒以肆夏繫遏渠為三夏謂
肆夏時邁也繫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夫以肆于時夏允王
保之指為時邁猶為有說若以執競降福穰穰為遏思文
配天為渠皆為二夏則恐不可牽合也牲出入所奏者昭
夏昭明也昭明神德之大故得以用此牲也四方賓來所

奏者納夏言人君之德如海之納所以能容受四方朝聘之賓也臣有功所奏者曰章夏惟有大功得奏是所以章表而別異之也夫人助祭所奏者齊夏致齊者婦人之難事欲去其驕侈之習以致精明之德故特以齊名也族人侍燕所奏者族夏言王者合族之恩也客醉而出所奏者祴夏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故奏樂以祴切之使勿失禮也或作陔陔切也戒也詩云南陔相戒以養是也公出入所奏者鷩夏爵為上公位尊而勢隆慮其自大而傲慢故以鷩夏謹飭之也鷩又音傲所以戒其驕傲也○劉氏曰諸儒皆以九夏為頌詩之篇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歌文王之三夏之金奏文王曰工歌則夏非頌篇明矣然則九夏乃有聲而無辭者也○黃氏曰九夏書傳之可攷者周禮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國語奏肆夏繫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其餘諸儒附會之說未可信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

易氏曰燕以示慈祭禮主乎敬享禮主乎肅祭祀饗食何以奏燕樂王與諸侯行享食之禮若享元侯則升歌肆夏頌合大雅享五等與諸侯則升歌大雅頌合小雅享同乎燕故謂之燕樂其禮在廟故與祭祀同其樂尤足以見先王之仁鬼神仁賓客也○李嘉會曰饗以居前食以居後則燕在其中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蘋

易氏曰凡射則大射燕射賓射樂師皆言以騶虞貍首采蘋采蘋為之節大師則帥瞽而歌射節鍾師乃掌此四詩之奏蓋歌則人聲也奏則鍾鼓也鍾師言奏不言節主其節者樂師也

掌鼗鼓繚樂

鄭康成曰鼓讀如莊王鼓之鼓○鄭鍔曰雜弄之樂謂之

縵樂樂之細也將作縵樂則擊鞀鼓以作之鞀鼓之小者也以至小之鞀鼓雜弄之樂事之宜也○王昭禹曰磬師奏縵樂鍾師擊鞀以和之而已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王昭禹曰掌教吹竽笙埙籥簫簟篪篥管春牘應雅而獨以笙師名官笙東方之樂有始事之意故也○鄭鏗曰笙常繼於閒歌之後觀鄉飲燕禮閒歌之後即笙由庚笙崇丘笙由儀則笙者繼人聲之後為最貴故特名官

掌教龠竽笙埙籥簫簟篪篥管春牘應雅以教祓樂

鄭鏗曰竽三十六管笙十三管竽宮聲在中笙宮聲在左籥三孔其中則中聲其上下二孔則聲之清濁所由生篪七孔管六孔篥笛也笙師皆教以龠之之法又春牘應雅教瞽矇與視瞭以作祓樂於客醉而出之時康成謂小師

所教為教瞽矇笙師所教為教視瞭於經皆無所據彼蓋疑小師既教之此又教之遂分彼為教瞽矇此為教視瞭殊不知小師教之以鼓作之節此教之以龠牘以竹為之長者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孔春於地以作聲其名曰牘牘之為言瀆也賓醉恐有瀆乎禮故以牘名之應亦以竹為之長六尺五寸中有椎亦春於地其名曰應賓歸恐其不應禮欲其行與樂聲相應也雅狀如漆篥而弁口大二圍是五尺六寸以羊韋輓之有兩紐亦春於地其名曰雅賓醉而出恐其失禮欲其雅正也三器在庭皆春於地以為聲故謂之春以兩手築地春之也

○黃氏曰春讀應雅鄭曰春地以為行節未敢

以為然經言以教祓樂祓節也春牘應雅以節樂也

○王昭禹曰竽笙埙籥簫簟篪篥管皆樂

之所用而春牘應雅三者特用於教祓樂以為行節○黃氏曰小師掌教埙籥簫管笙師又教龠埙籥管小師用於下

管故以教瞽矇謂之播笙師用於凡樂謂之歛但歛之無詩也鄭謂教視瞭視瞭不歛笙竽教則當教瞽矇也案瞽矇視瞭皆屬大師自大司樂而下至視瞭皆祭祀饗射之樂而磬師鍾師笙師搏師自為一列固有祭饗之樂又有縵樂燕樂縵樂司樂不掌固當是亦不掌燕樂先王之意嚴矣是故瞽矇不歛笙竽籥箎篪簫視瞭不奏九夏鍾鼓必皆有所以或曰磬師笙師分太師瞽矇視瞭而教之而不著於其職者不使殺雜大師歌詩之事恐或當是然燕樂亦有歌詩雜當掌之磬師笙師

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

鄭康成曰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賈氏曰笙師不掌鍾而言鍾故鄭知義然○黃氏

曰書曰笙鏞以間蓋笙與歌間作歌則以鍾節之獨出祭祀饗射其他不出鍾笙鍾從笙也

大喪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鄭康成曰瘞興也興謂作之奉猶送也○賈氏曰此所興作即三等笙以下皆作之送之於壙而

藏之○黃氏曰視瞭瘞而不藏笙師藏之職可見

大旅則陳之

鄭康成曰陳於饌處而已不泣其縣○賈氏曰其臨縣者

大司樂故大司樂云瘞樂器注云臨笙師搏師之屬

搏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王昭禹曰搏小鍾也國語曰細鈞有鍾無搏尚大也大鈞

有搏無鍾尚細也搏師掌金奏之鼓謂之搏師者舉小以

見大也與典律同謂之典同守廟祧謂之守祧同

掌金奏之鼓

鄭鍔曰搏師掌搏而言掌金奏之鼓鼓金奏之樂鼓愷樂

以至於鼓鼙守鼙豈為搏師又擊鼓乎觀鼓人言以晉鼓

鼓金奏則此所謂鼓者考擊以作之之義也當金奏之時
 鼓人以鼓作之鑄師則以鑄作之故皆以鼓言軍旅之夜
 三鑿皆鼓之是鑄師皆擊鑄而鼓之也鑄師固宜掌鑄今
 略無擊鑄之文皆言擊鼓則鼓為鼓作之意明矣先儒之
 說謂鑄師不自擊使視瞭擊之但擊金奏之鼓乃晉鼓也
 其意謂鼓人之職以晉鼓鼓金奏也若如是說全非鑄師
 之本意○王氏詳說曰鍾師掌金奏而及金奏之鼓亦猶鼓人掌六鼓而及於四金
 之制是知金鼓無二致也然鼓人雖有四金之制不過金鑄金鑄金鑄金鑄
 而已不及鍾鑄也蓋鍾鑄所用用之於樂鼓人之職為地宮之屬雖曰雷鼓靈鼓
 路鼓用之於天神地示人鬼亦辨其聲用之而已本無預於天神地示人鬼之間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
 愚案金鍾聲也鼓者所以擊其鍾也

軍大獻則鼓其愷樂

王氏曰鼓愷樂掌於鑄師者鑄師掌金奏之鼓其所掌樂
 以金為主軍以金止既勝矣欲戢兵之意

凡軍之夜三鑿皆鼓之守鑿亦如之

王昭禹曰三鑿夜戒之鼓司馬法所言者

○賈氏曰鼓人注引
 司馬法云昏自鼓四通

為大鑿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
 通為發响是一夜三擊備守鑿也

○王氏詳說曰鼓人之鼓鑿謂軍

已發行在郊也鑄師之鼓鑿謂軍未發行在國軍已發行
 國猶不廢守此鑄師所以又有守鑿後世用軍行師京師
 戒嚴者本此

大喪獻其樂器奉而藏之

賈氏曰此官所獻謂作晉鼓鼗鼓以其當職所擊也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薛平仲曰自司樂之掌樂事大師之教樂事典同之為樂
 器雅樂備矣納蠻夷之樂於祭祀燕享之用豈非悅遠人
 之極功乎抑疑韎師旄人鞀鞀氏之設皆以教夷樂然韎
 師旄人之後必繼之籥師籥章鞀鞀氏之後必繼之典庸

器司干何歟夫遠人之服由文德以來之自其慕德而來莫不自見其聲歌舞蹈之節周人因之以備樂載之官府而不廢彼籥之為樂自其執羽而歟則文舞於是乎寓由其擊土鼓以和則詩章於是乎形夫皆以象文德也則以次於鞀師旄人之後至於鞀鞀氏合四夷之樂以歌之則德化益遠典庸器之所以表其功者於是為無愧矣然先王長慮却顧文事必有武備則司干之繼於後者所以教之以武舞歟若夫鞀師舞東夷之樂故其人可得而定旄人舞散樂夷樂故其人不可得而定然後四方之有能於此者皆得以自見其藝則先王因之以觀四方之風豈不在是乎○鄭鍔曰作四夷之樂當從其國不變其俗故鞀師所服者赤韋示不變其所服旄人所執者牛尾示不變其所執也鞀鞀氏所履者革屨示不變其所履

陸氏曰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明有懷也

掌教鞀樂

鄭鍔曰四夷樂東方曰鞀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此特設官以掌東夷之樂竊疑三方之樂不存於祭祀大享之時而東夷樂猶近正孔子之所欲居且為箕子之國則其樂有中國之風可知明堂位鞀作昧詩鞀鞀有夔左傳鞀韋之跗注皆以鞀為赤色之韋樂名曰鞀意舞者衣赤色之韋也○李景齊曰禮記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蠻夷之樂於太廟所以廣魯於天下也成周所以用夷樂意蓋謂是

陳氏曰魯納蠻夷之樂於太廟蓋陳之於門唐之時皆奏於四門之外古之

遺制

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鄭康成曰舞東夷之舞○王昭禹曰其屬則十六人○劉執中曰舞韎之位在門外祭祀大饗皆用之示四夷來王也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王昭禹曰四夷之民有執旄以舞者先王因立官以教焉○黃氏曰韎東夷之樂特置一官其徒四十人其樂亦盛也舞者十六人則有定員旄人蓋雜四夷之舞舞者衆寡無數或多或少皆可合四夷之舞與散樂而其徒二十人比韎為微可知○陳君舉曰旄舞非中國之樂因得四夷之懽心使鼓舞焉以承祭祀以共饗燕君子所樂也豈拘於數哉○李嘉會曰無所向

限來者從之

掌教舞散樂舞夷樂

鄭鏐曰散樂野人之樂節奏踈散而非六代之舞夷樂四夷之樂而非中國之法舞有可用者旄人教之皆執旄以舞○賈氏曰旄人教樂而不掌鞀鞀氏掌樂而不教互相統耳○王氏詳說曰鞀鞀氏所掌專於夷樂旄人所教不止於夷樂況鞀鞀之於夷樂吹而歌耳初未嘗舞也然則旄人云四方以舞仕者屬焉祭祀賓客舞其燕樂則旄人之所教人者衆矣不必如樂師之教國子有旄舞旄人之所用於舞者亦廣矣不必如二鄭之說旄舞之用於辟雍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鄭鏐曰四方之人有能通知樂舞而欲仕於王官者不足隸大司樂也使屬旄人以其所教者散樂故也○賈氏曰四方

能舞者屬旄人選舞人當於中取之

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賈氏曰饗燕作燕樂時使四方舞士舞之以夷樂○黃氏曰鞀樂祭祀賓饗必舞之散樂夷樂祭祀賓客則舞其燕樂不用燕樂則不舞是則鞀猶近雅歟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籥舞者所吹春秋萬入去籥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陳氏曰明堂位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命之曰籥以黍籥之法在是故也羽籥皆執籥以聲音之本在是

掌教國子舞羽歛籥

鄭錡曰執羽所以為容籥所以為聲○王氏曰籥如遂三孔主中聲而上下律呂於是乎生○易氏曰成周樂舞之制有文舞有武舞文舞羽籥籥師掌之武舞干戈司干掌

之然文舞未嘗無干故舜兼取乎干羽武舞未嘗無羽故

詩言萬舞及於執籥秉翟是知文舞干不勝羽武舞羽不

勝于此籥師之教國子所以專言舞羽歛籥歟○王氏詳說曰周之祭祀有三

重獻莫重於裸聲莫重於聲歌舞莫重於舞宿夜宿武舞之曲名籥師所教者止於舞羽吹籥祭祀賓客饗食所用亦止於鼓用籥抑何略於武舞耶曰籥師所掌者舞之教司干所掌者舞之器文王世子曰小學正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是籥師未嘗不預於學戈何止於羽籥之教又曰然後舍某不舞不授器是舞器未嘗不為羽籥何止於干戈之器周公於籥師言教於司干言掌又所以見周家太平之治以文舞為教也

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

鄭錡曰於祭祀賓客之時鼓而作其羽籥之舞故曰鼓○

賈氏曰祭祀先作樂下神及合樂之時使國子舞鼓動以

羽籥之舞與樂師相應使不相奪倫故鄭云鼓之者恒為

之節

大喪廡其樂器奉而藏之

賈氏曰此所廡惟羽籥而已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籥章吹籥以為詩章○鄭鍔曰春秋迎寒暑為
農而祈有年蜡祭而息老物古之詩章無不可用乃專用
豳人之歛豳國之籥而名官曰籥章此周王之事也周之
先公開國於豳教民稼穡與夫為寒暑之備事載於七月
之詩謂之豳風至於成王王業大備念其祖先務農之勤
教民之悉凡四時所行者皆以豳詩從事故用豳籥而以
籥名官以籥而歛豳詩之章也

掌土鼓豳籥

王氏曰土鼓禮記所謂崩桴土鼓○賈氏曰鄭注禮運云土鼓築土為鼓崩桴謂擊鼓之物以土塊為桴

於籥始於土鼓逆暑迎寒祈年皆以本始民事息老物則
息使復本反始故所擊者土鼓所歛者豳籥其章用豳詩

焉○易氏曰以土鼓應豳籥示不忘本而已

中春晝擊土鼓歛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易氏曰民事終始實關天時之消長故必先之以迎寒逆
暑逆如逆女之義自外而入於內以我為主謂陽常居大
夏而主歲功迎如迎賓之義自內而出於外以彼為客謂
陰常居大冬時出而佐陽中春為歲陽之中晝為日陽之
中如是而逆暑與堯典所謂日中星鳥寅賓出日同意中
秋為歲陰之中夜為宵陰之中如是而迎寒與堯典所謂
宵中星虛寅餞納日同意萬物生於土反於土則土者物
之終始也逆暑迎寒所以皆擊土鼓焉○橫渠曰當春之
晝吾方逆暑則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蓋有以逆其氣
當秋之夜吾方迎寒則一之日奮發二之日栗烈蓋有以
迎其氣○楊氏曰陰陽積而為寒暑寒暑相推而成歲寒暑不時無以成歲故迎之逆之所以道其氣陽生於子冬至日在牽牛陰生於午夏至日在東井

聖人向明而治於中春逆暑昔其所向則不順故謂之逆中秋迎寒面其所向則順故謂之迎

孫氏曰周自后稷教民稼穡至公劉于豳斯館大王肇基王迹皆推本后稷之意率先農桑之業故陶土為鼓豳竹為籥歌豳詩以勸相其民今七月之詩是也周公相成王懼後世不記先君王之舊於是命籥章之官逆暑迎寒歌之祈年祭蜡歌之又兼以雅頌雅若生民之歌頌若豐年之類皆本七月而有益於風化者無逸欲知稼穡之艱難誠以此也周先公出入田里撫摩其民無勢分之間曰殆及公子同歸為公子裳為公子裘獻豸于公入執宮功躋彼公堂皆室家婦子感其恩者深愛其君者切序曰陳王業見王業所由興而已後人乃益以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所由遂指為周公作水心先生曰周公方制作禮樂雅頌以昭先王先公之功德而自作土風之詩使籥

章掌之可乎○賈氏曰祈年田祖逆暑迎寒並不言祀事既告神當有祀不過如祭法埋少牢之類耳

凡國祈年于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畷

鄭康成曰祈年祈豐年也○王昭禹曰豐年雖本於天時

順而祈之亦成乎人事爾○鄭康成曰田祖始耕田者謂

神農也王氏曰田祖禮記所謂先嗇王昭禹曰先嗇神農也以其始教天下耕稼故祈之

王氏曰豳雅豳頌謂之雅頌則非七月之詩蓋若九夏亡

之矣王氏詳說曰鄭氏釋七月之詩八章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二章為豳風以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四章為豳雅以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以上為豳頌至於釋此則以豳詩亦風言詩總名以于耜舉趾鎡彼南畝之事為豳雅惟豳頌之說與七月同鄭氏釋經亦多類此賦詩斷章惟七月之說為優

陳及之曰田畷田大夫古有功於農事者王氏曰田畷禮記所謂司嗇司嗇本始民

事施於有政者項氏曰或以為司嗇過矣始祈則歌頌以作耕耜之心既蜡則歌頌以息其終歲之勞理固然也安得妄謂司嗇成周之時春祈

年于上帝田祖田畷皆祭之詩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

介我黍稷先王蓋以田祖田畷其生也有功於農事今農

六百九十八
事將興舉而祭之不惟示重農之意亦所以勸農之力田者况大如上帝則祈之次如社稷則祈之則祈田祖田峻尚何疑乎及夫歲事既成又息老物所謂一日之蜡百日之澤亦忠厚之意不忘其初耳○賈氏曰田祖田峻所祈當同日但位別禮殊樂則同

國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杜氏曰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既蜡而收民息已也○鄭康成曰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為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王氏曰逆暑迎寒不言國而祈年息老物言國則祈年息老物通乎下放言國以別之○王昭禹曰逆暑迎寒召其氣之和聲和則

氣和故先言擊土鼓以聲為主祈則以言通其意蜡則美其成功故先言頌以詞為主

李景齊曰豳詩曰豳雅先儒以為七月之詩備風雅頌三體非也籥章所謂豳籥者蓋以豳吹為籥以豳籥而吹詩與雅頌皆以豳名夫逆暑迎寒而吹豳詩者此則七月之詩蓋如授衣鑿冰之屬皆先寒暑以戒事故也祈年而吹豳雅祭蜡而吹豳頌蓋雅者言王政之所由廢興頌者以其成功告神明祈年之禮王政之所急先故宜歌雅而蜡祭之設所以答鬼神之功故宜歌頌詩之小雅甫田之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所謂祈年而吹豳雅者母乃在是詩周頌豐年之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神所謂祭蜡吹豳頌者母乃在是乎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鍔曰鞮革也鞮屨也以革為屨夷樂者之所履作其樂歌之時則履是屨以為容唐之燕樂有高昌部用赤鞮有扶南樂舞用赤皮鞋周鞮鞻之類○易氏曰鞮鞻者樂工所履之屨名官以鞮鞻使之掌四夷之樂言其際天所覆薄海內外凡有足所履無不至

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愚案四夷之樂已見鞮師

薛氏曰四夷樂或以其服色名之或以其聲音名之服色

鞮是也聲音侏離是也餘不可考
○黃氏曰康成云樂主於舞鞮鞻舞履非也旄人掌教舞夷樂此樂者其樂也四夷各有歌其聲不同以聲歌之故曰聲歌

鞮人之樂施於祭祀大饗旄人鞮鞻氏之樂施於祭祀與燕者蓋東夷於四夷為長饗於燕為重
鞮師曰師而序於前旄人鞮鞻氏曰人曰氏而序於後然則東夷之樂蓋聖人所重歟○李嘉會曰先王多用夷樂

不用夷禮者其禮非先王法度而其樂則可樂也若夫箕子封於朝鮮其禮亦可尚者有古意歟
祭祀則歟而歌之燕亦如之

黃氏曰鞮鞻夷樂器歟祭祀吹而歌之鄭謂以管籥為之聲亦非必自有吹者○王昭禹曰祭祀與燕吹其聲倡其歌以明得其歡心而服吾中國之役也○易氏曰旄人掌舞夷樂而祭祀賓客舞其燕樂是旄人掌舞而鞮鞻氏之職乃以聲音節之而已

陳祥道曰燕諸侯則有湛露燕羣臣嘉賓則有鹿鳴燕夷狄則有蓼蕭於太僕則見王所以燕者於內朝之地故云相其法於酒正見王所以燕者有多寡之數故曰共其計若鞮鞻氏之燕則凡有燕集皆掌聲歌也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庸功也。○鄭司農曰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春秋傳曰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掌藏樂器庸器。

黃氏曰鄭謂伐國所獲之器其說是而以爲崇鼎貫鼎非也。司農以爲魯伐齊以所獲兵器鑄林鍾則比於樂矣。庸器伐國所獲之樂器若盾之舞衣密須氏之鼓是也。○項氏曰伐國

所得之器言庸以見伐皆爲民也

易氏曰周自文王伐四國武王克殷之後所獲玉鎮大寶器皆足以昭先王之功天府藏之而典庸器藏其器物之可以備聲樂之飾者。

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虞陳庸器。

杜氏曰橫爲筍從爲鐻。○易氏曰樂器即梓人之筍虞所以縣鍾磬之屬橫曰筍植曰虞上設板謂之業亦所以明

先王之業未有無其業而可以作樂者。○鄭鍔曰祭祀之時則帥其八十人之屬以設筍虞小胥視瞭自當縣樂器此但爲之設筍虞所當陳者庸器而已陳之於祭祀之時以表先王之有功能得此器子孫能守以奉祀。○李嘉會曰聖人於作樂之具必寓其警戒之義俾知庸器始他人爲之今陳設於此因歡樂而知警懼則所以自勉者深矣樂記所謂思武臣思將帥之臣由聞鍾鼓之音而思也其意深矣。

饗食賓射亦如之。

鄭鍔曰陳於饗食賓客之時以彰先王之功可服諸侯且以爲國之華。

大喪歆筍虞。

鄭康成曰歆興也興謂作之。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干舞者所持謂盾也春秋傳曰萬者何干舞也
○鄭鍔日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周人武舞亦執干
以為容武舞雖用羽而以干為主故名官曰司干蓋用武

以自扞蔽為先干能扞蔽人身也
○黃氏曰舞器干戚羽旄皆有而獨以干為名干武王之舞器楚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李嘉會曰舞者必尚武而執干戈足見周尚武之意得非因此功之成而不忘本歟武王既歸散軍郊射其意可見五兵皆舞獨以衛身之干為名意亦可見

掌舞器

鄭鍔曰所掌之舞器即謂干楯耳干之為器有用兵之時
所用者有當舞時所用者當舞時所用之干則與用兵所用者異先儒以為羽籥之屬非矣安有籥師鼓舞羽吹籥
而所執之物乃掌於武舞之司干乎
○王昭禹曰夫羽舞干舞皆樂師以教國子籥師於羽舞又教之至於司干則特掌舞器先王於文事尤致其詳也然文舞有羽籥名官則以籥武舞有干戈名官則以干蓋文則優游而靜籥則其聲靜而可聞干則以有扞而自衛而

武事以扞敵自衛為先

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

鄭康成曰既已也受取藏之○鄭鍔曰祭祀之時俟舞人

綴兆行列已定則授之以干至於舞畢則受而藏之
○李嘉會曰舞列既陳則授之于舞者既畢則從而受之於干授受亦甚嚴矣

大喪廡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賈氏曰此官云干盾及羽籥及其所廡廡干盾而已其羽

籥則籥師廡之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卷四十一

論

此言六千歲及歷代及共所越歷千歲而已

夫身必後器又非年而難之

此非竹也已矣則知之也千歲者無異限矣而難之

此非竹也向地也也受用難之○漢書曰公孫龍之世





